自警編

# 自警編本序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章紬繹辭旨反覆切至猗歟休哉予辛巳去國屏跡龜溪省愆餘暇集我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編名以自警蓋警飭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生售典刑録嘉言善行昈分品列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攟養好生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正月望漢國趙善璙

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噫是編也藥石予疾多矣却掃八年安之義
命宦馳六載粗不愧見吏民皆是編之助也
客有好事者從予抄錄予曰單見謏聞籍是
強而進耳何敢以示人客曰蘧伯玉恥獨為
君子豈用心之未廣耶予嘉其說遂鋟木于
九江郡齋端平改元三年旦善瑔再書

# 新修自警編凡例

一此書實爲薦紳大夫持身處事之規範誠不可一日而廢者第有重疊者有冗瑣者有遺落者茲不得不更加修整乃輒刪其重疊冗瑣而兼取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小學日記故事及程朱語錄等書事跡議論以就完粹

一門類所分殊未詳明以此各條中事義雖不襯貼於本門而未免姑爲之遷就儧那誠大恨也然若因是欲改其門類則又將不成自

警舊套茲以商量而仍存之惟於彼此輕重倒次者輒敢以大義裁正之具見目錄惟定力報應乃異端之說切擬删去而姑亦未能也

一分門既不詳明而又多破碎混同之弊今輒斟酌附合於各門謹言語附撿身門定力附操守門無嗜好附儉約門好生報德不報怨濟昏喪並附厚德門議論反覆附君子小人門處患難附義命門休致附恬退門用人附薦舉門信通下情並附政事門救荒附救弊門卞誣報應並附獄訟門制勝附兵門俾稍簡整

一此編之作雖主於薦紳大夫然既以自警為名則其為興起師法之地無間於儒士恐與朱先生各編淵源錄以明道學一路者不同姑依舊套濂洛以下諸賢事跡同加採錄但皆別置篇末以異之

一諸賢及諸公事跡載於小學近思錄心經附註等書者更須釐删以避重疊之嫌以寓宗主之義蓋為士大夫知能好學自修者庶幾

次第推廣益加留心於彼書以有通融得力之效故耳

一各條所出書名例當係錄於本條如淵源名臣二編可見此書則不然或揭其端或係其末或首尾皆無所著其例不一今並定係錄書名於各條之下亦以本例用原書名無者闕之

一本編所錄頗錯不成頭緒勢當以名臣錄諸公次序為正且其事義不明自當移入於他門及無所主屬必須添入人名時世等字者謹敢依義修正

新修自警編目録


第一卷
學問類
學問　見識上
第二卷
見識下　器量
第三卷
操修類
正心　檢身謹言語附
誠實　操守定力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韜晦　攝養
第四卷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儉約（無害好附）　賑親族
居處
第五卷
接物類
樂善　厚德（好生報怨不報慈濟昏喪並附）
第六卷
交際　教育
君子小人（議論反覆附）
出處類
出處
第七卷
義命（處患難附）　憂國
第八卷
德望　恬退
休致
第九卷

事君類
忠義
第十卷
公正
第十一卷
清廉 得體
第十二卷
善處事
第十三卷
講讀
第十四卷
諫諍上
第十五卷
諫諍下
第十六卷
薦舉用人附 使命
第十七卷
政事類
政事信通下情並附
鎮靜 濟人愛民附

第十八卷
救荒 救荒附
第十九卷
獄訟 卞誣報應丞附
財賦
第二十卷
兵 制勝附
新修自警編目録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修自警編卷之一

學問類

學問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蒙求

第十八卷　救弊救荒附
第十九卷　獄訟下殺報應並附
財賦
第二十卷　兵制勝附
新修自警編目録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新修自警編卷之一

## 學問類

### 學問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蒙求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聞見錄）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冦萊公大拜曰冦公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冦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談叢）

李文定公迪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公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

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决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煑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入少盐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東軒筆錄

上蔡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 語錄

范文正公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商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 歐公撰神道碑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疏之譏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疏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聞見錄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曾孫榦所記

孫明復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春秋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墓誌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筆錄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起

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五者孫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侯郭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范忠文公鎮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



未嘗不與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来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

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
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
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
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
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
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
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
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
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
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



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
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語錄

司馬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
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
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
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葉內翰撰行狀

司馬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
既成誦遊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
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
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

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家塾記

范文正公希文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言行錄下同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蘇公頌曰公強記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公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某年上有某事某年立后若太子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威會葵丘是歲晉文始霸之類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默詠詩書以至士大夫家世閥閱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 談訓

劉恕字道原嗜學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後爲和川令宋次道家多書道原往就借覽之次道日具酒饌爲禮道原曰此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陳公襄旣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閑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礱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濶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斷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凌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葉祖洽行狀

朱子曰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

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絶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語錄

陸九淵字子靜生而頴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早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圖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畜之於心以此

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

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
慱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
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
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
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
悲也已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
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
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
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集覽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家體貼出來 上蔡語錄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
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程氏外書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
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
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
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
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
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

然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
畊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
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
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
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
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程
氏遺書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
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明道之
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
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
索者不能識其味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
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李子大全下同

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
要法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黄公履
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
石先生介李先生覯讀辯問又從王公安
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
也有官矣而復事科擧是僥倖富貴利達而

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遂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顥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家傳

呂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程氏遺書

馬涓巨濟壯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壯元呂晉伯為帥謂之曰壯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壯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

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為已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為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為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脩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數載之恩也 鄒氏

聞見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欵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

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
看 上蔡語錄後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上蔡語錄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尹和靖語錄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涪陵記善錄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

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胡籍溪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朱子大全下同

劉白水先生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無得挾元祐書制師生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從名為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録牒揖諸生歸

晦菴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

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聞從羣兒嬉游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朱子譜下同）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謙箴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

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晩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自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元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尙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朱子語錄下同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旣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見識

陳摶隱居華山多閑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

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黄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延入宮中與語遣中使送至中書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錬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錬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 談苑



太宗問摶曰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即今之堯舜也 易學卜叢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

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頼以勳舊脱禍
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
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官
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旣退謂子弟
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
不能救也 巵史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
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
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
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
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
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
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
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
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
人如此 聞見錄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
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
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

曰鄉者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樞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

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記聞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

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龍川志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

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
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
之識東軒筆錄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
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
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
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
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諸
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碑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
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
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
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
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
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
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
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
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
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
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

政卒與沂公竝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
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
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敘一二龍州志
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
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
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
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
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
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

知公遠慮不涉嫌忌之間
真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王文正公稱太子
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歐陽撰神道碑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
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
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
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
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
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
至當相顧歡躍語錄下同

張忠定公曰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張忠定公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王文正公遺事）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駿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遂明日顧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

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
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捴樞
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
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
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陜西日河西趙德明嘗
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
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
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
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
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

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
善畫者圖其額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
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
勉之鬷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
昊也 筆錄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
多鄙惡不可流行者上以語宰相畢公士安
曰惡以戒世善以戒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
上然之命刋刻 蓬山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

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記聞）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升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興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蔡文忠公齊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行狀）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

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
公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
劄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誓則有之矣
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
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家塾記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
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
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
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
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
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
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
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慶曆中劫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
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
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悦遥去不為暴事聞朝
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
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
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

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殺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龍川志

晏殊判南京范文正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

公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爲壻後改名弼也爲善後亦改名方平云筆錄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鬒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聞見錄

寶元初元昊嫚書始聞張鄧公爲相即議絶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公育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勑邊

臣客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
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
人言吴含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絶元昊
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
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亦竟不問世乃
以公之言為然（龍川志）

石守道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
器魁櫑豈視居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
富范為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燕談）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
善之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
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
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
用事其言乃信辨姦略云羊叔子見王衍曰
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
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
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

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墓表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

聞者歎服（燕談）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来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鋭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遺事）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荅之夏人聳伏（燕談）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

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遺事下同

韓魏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八麄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襃晉公本朝推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黠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摘晉公何事

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如何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鵰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大用當何如韓魏公曰才偏規模小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

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新修自警編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新修自警編卷之二

## 見識 下

富公致仕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

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
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新修自警編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新修自警編卷之二

## 見識下

富公致仕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吕大臨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

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呂集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絶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上將及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喜善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譬曰水到魚行既以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吕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

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以知而好名喜
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
俗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
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
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致諫官以廣上聽
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
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
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
謙虗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
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

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
知其敝也大臣恣為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
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
已若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非諸
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
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
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
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
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
專任功臣僕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

使賈誼董仲舒皆至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
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也龍川志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劉公敞奏請棄之謂假
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
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摇邊
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靡國財困
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者不
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
行狀
熙寧閒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
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
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
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
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
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
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
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
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
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

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為心交茍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猷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寖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為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為不可及而猷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

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為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温公既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温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没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劉諫議集）

范蜀公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程氏遺書）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温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

提擧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日錄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

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惟麗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聽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龜山語集

蘇公軾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大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大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大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弟黃門公撰墓誌

神宗嘗與韓公維論天下事語及功臣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行狀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籍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别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范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龜山語錄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

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令豈
可為一豪婦人所紿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
諭贒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
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
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
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蘇公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
不腐此其理也 談訓

陳忠肅公瓘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
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
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
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己愆而為此謀者
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
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擕
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
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
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
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為
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

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
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
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
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
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
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以自助
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
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
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
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
黄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
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
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
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
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
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
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
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
惟何鄭輩敢欺罔上下也（何執中 鄭渻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還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燮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文

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 龜山撰祠堂記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籙會黃冠釋子紛紛從之陳忠肅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勳業地無媿是神仙 遺事

或問人之處己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邵伯溫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易學卞惑

學者須是胷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胷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
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
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
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
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
曰吕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
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横渠云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上蔡語錄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昇遐詔至洛故相韓
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

檄来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
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
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
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
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
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
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
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
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

畀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中
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
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醇夫
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
言益驗故表而出之（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
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
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
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
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
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
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毋
之命姑之命亦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
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程氏外書）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
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
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
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
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証願聞之
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

後来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頴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来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 胡文定公書示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一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

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伊川文集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明道曰邵堯夫眞風流人豪也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與緊些兒事其言大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程氏遺書下仝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

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
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
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
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
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
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
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
行之彥明常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
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
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
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
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
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爲然且
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呂氏雜誌）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
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歸田錄）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
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

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
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
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
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
量記聞
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參政趙嘗謂人曰
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
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談錄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
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

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
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
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為秀才
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
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
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
三又取豘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
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
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
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

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涑水記聞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
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
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
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
乎公但於馬上躑躅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
未賜允終無忤也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
人也蒙求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程氏遺書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
府特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
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
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
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
大度量公不荅名臣遺事
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
用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
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
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

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
問 龜山語錄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韓魏公別錄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

料肉幾何曰一斤令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迴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筆談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

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王沂公曾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觀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

謂公必迹其故發其隱也

王沂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已疾困辭不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咈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張横渠謂范文正才器老成 程氏遺書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嘗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迂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絶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

温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
有量 別錄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遂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隋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王公禹偁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

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聞見錄）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歎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南豐雜識）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胡氏傳家錄）

韓魏公器量閎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擧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顔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静矣家傳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壊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絶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毁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寛厚不已遺事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

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別錄

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援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元城語錄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

来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顧無泄也公曰
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
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
德不傳於世也 遜齋閑覽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
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
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韓魏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格清聳眉目森秀
圖繪傳天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像雄
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恠蓋自然
也 行狀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
往自許也 遺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
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胡氏傳家錄

英宗一日因富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潚一殿擲
除目榻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
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
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當事除目也必

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温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晁以道富公奏議序

濮議初不出於歐陽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者指公爲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遺事

客有造胡文恭公者具公服韡版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程子言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我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

果怒以鞭傷傳語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之大 程氏遺書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朱子大全下同

朱子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朱子曰康節為人須極會處置事為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来清明又養得来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那用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静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語類

或問吕榮陽公希哲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新修自警編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56
？冊

CENTRAL

操修類　攝養　居處

正心　齊家類

檢身　孝友

誠實　敎子孫

操守

韜晦

[illegible] 二

# 新修自警編卷之三

## 操修類

### 正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
幾矣何謂囬心曰去惡而從善
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
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
難之有 溫公嘉謨集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
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莫

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
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
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
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
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illegible]
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
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使[illegible]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
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能
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

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
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
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
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
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
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
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
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宜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或問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 龜山語錄下同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龜山曰正心一事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上蔡語錄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朱子曰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它真箇是如此 語類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

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大學或問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靈臺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東萊博議

檢身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畢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詔爲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義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劉莘老撰神道碑

范文正公曰吾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聞見錄

韓魏公琦字稚圭平時家居雖祁寒盛暑倦劇對僮僕亦攝衣危坐無怠容遇事遽猝而意不亂冗劇而才有餘萬兵侍帳百吏迭前處之裕如也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illegible]防意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晁氏客語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

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撤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閒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聞見錄

范忠宣公純仁雖暑月燕居不去上服未嘗跣足亦不揮扇見子弟雖顛沛造次非加冠冕莊容不見



蘇頌字子容宇量閎博喜愠不形於色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内翰范祖禹字淳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凡案無長物硯墨刀筆終歲不易其所平生所觀書如未嘗觸手衣皆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籍籠只置廳事以誘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

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
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illegible]
不放過便見工力 胡氏傳家錄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illegible]如
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illegible]語錄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
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
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
分與

尹和靖曰伊川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
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
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
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
就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
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
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朱子曰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
盡舍之有一好硯亦把與人 語錄下同

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僭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以下諸言語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歸田錄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陳了翁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雜說

誠實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記聞下

同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荀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言行錄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遂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歸田錄

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

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
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
使中人奬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
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
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辨說如昨洙
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
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富弼再使
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
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
不同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於
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
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
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
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
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
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聞見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
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
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

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筆談

杜祁公享客多用縣器客有面稱歎者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語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
內翰謁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
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
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
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
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于城北尸
有衣金龍之衮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
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公曰安知其非詐
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神道碑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峭塹功蓋
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
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
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
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
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
與反覆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一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

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
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
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
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
人所欺柰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
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別錄下同）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
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
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
叔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
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
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
非以邀名也
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
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
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
欲擾以美官唯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
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
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

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
上有旨令閤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
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
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
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
自此不復辭官矣溫公瑣語
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
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
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
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
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
仁宗也故一時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所毀
詆云聞見錄
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
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
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
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
敢謾語邵氏後錄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
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

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
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
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
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
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
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懷中不得已乃
受行狀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
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
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
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
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闖前脩之藩徒使其言
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
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
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邪若苟貪
榮利強顏為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
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
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為朝廷及
世人所諒耳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

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殁而猶不忘祖禹覲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絶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程氏外書下同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晩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安定言行錄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温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温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

洛温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對温公說

元城調洺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汚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乃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未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劉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生也動安世不得 道護錄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還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

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秖有絶欲一事遂舉意絶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絶欲是真絶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絶欲来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戱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

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
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
父母妻子同列閒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
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
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蘇諸

書行狀後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
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
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
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
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文集伊川記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
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
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
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
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
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
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
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

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朱光庭述）

## 操守

曹武惠王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閑閤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行狀）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

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家錄

王文正公旦眞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旦一不敢爭議者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萊公傳

眞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冦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行狀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

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歐公撰神道碑）

晏元獻公殊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問起居而已故薨上尤哀之（碑）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云（墓誌）

杜祁公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挾一竿與之使挾以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記聞）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

佐佑兩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
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
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
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
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墓誌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
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
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
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
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
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
下也語錄

范文正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
衣就寢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
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遺事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
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
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

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
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神道碑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
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禁
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
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
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
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
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
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
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
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
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
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鋭復不在人下明公待
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
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
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

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為世戒乖崖鎮蜀當遨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為薄末之檢押筆談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謫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王荊公撰墓誌

尹公洙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

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變也（韓魏公撰墓表）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别韓魏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些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晩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晩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晩節之規（遺事）

韓魏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語錄）

魏公曰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勝務（遺事下同）

魏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陳執中免仁宗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陽脩得對上曰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上又問彥博弼果如何

脩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鄆申錫李係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 南豐

韓說

初范公之貶歐陽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故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連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不果也 碑

歐陽公除判太原府公辭求知蔡州且曰時多

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公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己俄詔以本官知蔡州 行狀

荆公初叅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公同叅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黙然 邵氏後錄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熈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

曰舉朝紛紛今幸公来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行狀）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入始而駁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曾子開撰墓誌）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王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卒不見（墓誌）

劉公器之先生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

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攜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緣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為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言行錄

劉公恕道原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王介甫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寢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

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貲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 十國紀年序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復言

晏公敦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

乃朕自擢秦檜曰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
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
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
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搢紳以為名言
伊川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
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毋亦
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
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金百星

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贐
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
順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順不相知豈可
受耶涪陵記善錄
正獻公常語張耒曰此子指子侍講不欺闇室守官
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
不見也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
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袵席之上未嘗戲笑
雜志

操守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和靖語錄）

胡文定公家世至貧轉徙流離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斛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不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州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右狀）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閤時（玉壺清話　以下守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賷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

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
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来之故不荅上
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
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
以勑授之公乃從録事參軍借緑衫着之短
纔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李迪為王仲宣恐以因自到又數得免畏有間矣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
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使唐介力爭不已上
怒詳見諫静門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遷挈家渡
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溢舟人恐不免飼魚
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
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
亦欣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
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来見我乎子
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
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
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
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邵氏遺書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屛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温公自陜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亢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荅冉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貨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朱子曰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憂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

深可疑 語錄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盖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儞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儞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吕滎陽之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

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家傳
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不為變毅然上道晦
翁與諸所從游百餘人送别蕭寺坐客感歎
有泣下者晦翁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
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
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恤窮交亦兩得
其道也

## 韜晦

張忠定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
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語錄
錢惟演出守河橋諸王祈公曾為别公酌酒餞
之錢曰惟演身列将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
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
用閥閲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
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
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
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
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
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

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極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己之毁譽而緩國之休戚哉（呂氏家塾記）

有門生為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毁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毁方瓦合求合於中也（語錄下同）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

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
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
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
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
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
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攝養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録事參軍麻希
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
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
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
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
嘉之賜金紫致仕
李畋苦痁既瘳請謁張忠定公公曰子於病中
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
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語録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
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

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蒙訓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

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頴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寓

記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晝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

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荅適足增苦故滎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童蒙訓

新修自警編卷之三

# 新修自警編卷之四

## 齊家類

### 孝友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詠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語錄

杜正獻公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

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荅適足增苦故榮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童蒙

新修自警編卷之三

# 新修自警編卷之四

## 齊家類

### 孝友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語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攺適河陽

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徃来盖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昏嫁 記聞

韓魏公在魏府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核得實即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泣有垂涕者

狄武襄公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内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欝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洌遂濟其衆 碑

富文忠公既薨公子紹廷守德先能守家法與

公兩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
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
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
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
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卒
聞見錄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
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
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
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



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
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
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
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
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
則有之非外物也遍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
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
耳目心腹豈為人歟乃亦若鷺白烏玄蓋物
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

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
動鬼神故有氷魚寒笋之事返風起禾之應
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
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
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趙清獻公以母越國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
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悌處士孫處爲作
孝子傳 神道碑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父母在調官皆
不赴文正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
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
焉

司馬康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
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
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
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
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毁有
加爲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
恩悉以與族人 范太史撰墓誌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

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
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
謂誠孝所感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
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
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
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
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
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
爾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令人可為古人矣僕
聞其言至今愧之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
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
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
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
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
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
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
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

壻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
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
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
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
以天下洶洶不安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為家
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
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
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
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
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壠

豈得不干預我事耶記聞

節孝先生徐積生三歲父羅城君卒晨昏匍匐
床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
流涕不止

節孝徐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
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
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童蒙訓

節孝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其人
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
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

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
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
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
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
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
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
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
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
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
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
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
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
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
太夫人既以疾終節孝先生號慟水漿不入口
七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
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
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
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
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

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毋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葉庵語對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既歿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

屬悉以付馬因言所少逋負已償錢償之兄
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
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子
聞其事於其親姪故録之以示訓焉江唐卿影響録

教子孫

冦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大夫人
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
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記聞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
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
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若
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
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為人謂諸子曰此衆之
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
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
神道碑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
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杜
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
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

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禄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禄何顔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廢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族訓

包孝肅公拯守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

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東坡集

王荆公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敎呂惠卿輩奴事之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公曰兒誤矣伯淳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公不合 聞見錄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門人劉彷撰行實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孫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

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陳公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絶行狀
陳堯咨守嘉謨精於弧矢常自號小由基爲知制誥出守荊南回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敎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屛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産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家塾正語錄下同
人家子弟惟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利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

得非倒見耶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横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胡文定公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將為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行狀

儉約

曹武惠王彬後周時為近戚年未壯膺戎寄晝訓錄夜警巡食無肴梁衣靡文綵一日與主帥暨諸賓從環坐於野適鄰道主將命單介

馳書詰王使者素不識王潛問人曰誰爲曹
公有指王以示之者使人初謂其紿笑曰豈
有國戚重臣肯衣弋綈袍坐素木胡床者乎
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

曹武惠王兩總機密五臨藩翰位愈高而志愈
下寵愈厚而憂愈深不蓄羨餘爲子孫計不
樹私黨爲門館恩所居屋僅蔽風雨敗籬踈
牖不堪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慍之色
家人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偪下已
甚頹垣壞壁沆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
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
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
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
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
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
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談苑

王文正公沖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

似過即瞑目四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藏
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
敢令公見焉

王文正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爲驕侈
兄子睦欲擧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
不求恩澤 碑

冦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
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
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



帛終身不蓄財産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
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
靑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
公孫弘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
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靳者愧之 遺事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甞言人臣患不
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
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
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

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
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
如此韓莊敏遺事下同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
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
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
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
早訪及李康靖為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
用盡即已其貪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

車以葦席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
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
人聞之誠可愧也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
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
國家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
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
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雜語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
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

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還之禍遂殁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

杜祁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絲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范文正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遺事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

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倦遊錄)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飮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溫公集)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言行錄)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公(尹公言行錄)

范忠宣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事

行狀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晩際會所得俸
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
肉始甍之日弔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
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若也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
之布衾隷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
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
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
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
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
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
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淸如水而澄之不已
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
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
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
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
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
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
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

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踵取易捨難
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食萬
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
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
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
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飮食高下
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



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氷
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
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刖而鬻
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
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
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含大雜志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
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
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
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

其子彬叔曰先生遠来無以為意我有黃金
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
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
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順與乃翁
道義交故不遠而来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
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
而別 祁寬錄尹和靖語

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将畚之横
渠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
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行狀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
以侑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
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請坐講論不覺
日晷云暮也 行狀

呂蒙正為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
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
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
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歸田錄 以下

無嗜好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
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
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
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
於賜帶 名臣遺事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
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
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
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
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
來 呂氏家塾記

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
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
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
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
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
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潁公辟為太原府

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頴公知之對僚屬容其賢判公温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註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判公官浸顯俸禄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温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饌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為戸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絶交矣聞見錄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程氏遺事

蘇公頌言少時聞評用韋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

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談訓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唯絶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絶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絶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
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寶此石呵
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
此何用竟不受

賑親族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
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
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
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
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



公之法不敢廢弛 澠水燕談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
絹三千疋令掌吏録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
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
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危史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
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
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
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
之買田其旁植松櫝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

年身為將相累吏大賜予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為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莊

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一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澠水燕談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纔

辭而止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遺事

横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敝壞及它入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呂正獻公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

日盛夏楊大夫瓌實守器之將赴鎮戎軍倅
来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窓下烈日中公
裳對飲三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雜志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隣里侵占子弟
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隣
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
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新修自警編卷之四

# 自警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辛閏日東蒔

餘為氏贊拜不得屢神

不任生者事此假寄此是幸幸

靜坐氣齋壺以寄旺師詩邑

經詢極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版權所有

新修旨鑑編卷之五

接物類

樂善

晏元獻公殊爲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

者之不至也 別錄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
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
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遺事
李恭惠公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
而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
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公
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其風俗
之薄也 晁以道集
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
相李文定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
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
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
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
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
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
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
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

及也 別錄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程氏遺書

正獻呂公著晦叔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呂正獻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 聞見錄

范忠宣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

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
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
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
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
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
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
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
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事
鄒公浩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

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崔正言婁姿集
陳忠肅公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己丑為
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
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
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陋自
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
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遺事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
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

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傅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陳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剌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覯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道州集

文潞公尹洛伊川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清談記善錄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

也

橫渠乃歸陝西 程氏外書

厚德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記聞

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綴遺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珝覲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此 澠水燕談

竇諫議禹鈞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侵晨

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酣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皆登高科歷顯仕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叅知政事僖起居郎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来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詰曰不然某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爲已女今明府欲得妾胥與嫗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儈問之復容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

雝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爲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得見矣 東軒錄

李文正公昉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數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晩年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

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武宗云後閱旦傳乃載此文

李文靖公家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視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

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
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
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論感
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薨
衰經三年以報 湘山野錄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
咎未嘗有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
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宫禁事請
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
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
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
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
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
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
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
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
由是獲免者衆

王文正公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公於上
而公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公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

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莱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公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騃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記聞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眞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遣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乎上意遂釋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諸政府王文正公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挍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特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 遺事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

上重荅言（嘉祐雜志）

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謁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令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頷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慶曆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

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
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
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
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
子孔直温謀反或言直温嘗從介學於是夏
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
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
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
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
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

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
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
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
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
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
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
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潜以下
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
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
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筆錄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録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户參軍家貧食衆禄俸不給毎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刻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

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庶賢為善之報也 澠水燕談

韓忠憲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

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
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
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
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名臣傳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
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
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
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
者眞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
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

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
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語錄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
擿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
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
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譴罰被奏之人移於鄰
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
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
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
掊拾者仰奏勘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

憎愛羅織官吏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須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韓魏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以與人 行狀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潜卷從容以授之 別錄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語錄

歐陽公父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刑韓國公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

反盖鄭公意也碑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内外寒心先臣參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為嗣大計遂定會文潞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於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耆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絶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縁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郄在不言之語當世榮之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參政介之子義問為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為恨耶當避之煥曰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

之復謂煥曰徽君殆有失於潞公也聞見錄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謗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覩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墓誌

彭思永字季長年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俳佪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釵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邪吏歎駭而去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罷

韓維上言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
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没皆推恩
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雖顔子
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
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
悔恨於吕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
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公既病
和甫以邸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
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薨溫公在病中聞
之簡吕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
典宜厚溫公盛德如此聞見集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令除惡
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治去其太
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
棄耶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
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
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
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

我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頵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己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傳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傳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寖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鉤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

為是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
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
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
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
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
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
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
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
云防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
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遣防而遣之防別去終
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
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長樂陳希潁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
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
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
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
有字號某字號其籠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
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

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戸曹受
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
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
豈理也哉因遣人審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
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
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戸
曹與吏俟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
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
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
戸曹為長者然而戸曹未嘗有德色也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
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
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
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
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
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
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
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
倣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

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来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

物以為已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閒子孫赴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自滁陽與其元孫賛夫縣丞同舟入霅川得聞其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録其事鐫之以戒子孫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有者不得妄有覬覦

云（江府志 影響錄）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間善士

林積南劒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

不可但取可授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毅林諸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洪景盧夷堅志

伊川先生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語錄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

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辟曰如以下好生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丱角之年同於鬻舍隸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歷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特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先生離京嘗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蓄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放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過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使爲之程氏外書

滎陽呂公為郡處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也

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以下報德不報怨）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遺事）

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愽奕因隱几覩焉閽謂行乃罷（歸田錄）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天
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
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
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
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
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
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許
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
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
舊事為念耶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




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
為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
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
乃降一官知耀州聞記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擢知制誥逾年卒
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
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
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
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
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二女皆長延

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亚適屯田員外郎張文昂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澠水燕談○以下濟晉裒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将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撤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昏或盜

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荊公比公為子產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捐己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子寒寠無所托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劉倖畀其孤為直其冤于朝仍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尸為耻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孫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来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鄰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子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濟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范公堯夫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别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褚中錢悉

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
贖之以嫁大族
沈内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
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
優養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竇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
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
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
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

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遊學
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新修自警編卷之五

新修自警編卷之六

交際

范文正公讃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冦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修自警編卷之五



新修自警編卷之六

交際

范文正公讃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来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絶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 墓誌

富文忠公弼字彥國爲人温良寬厚自唐以来宰相謁之禮絶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自公始也

富公與魏公同在中書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黄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之决不當起魏

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
人稍稍有隙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
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
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遂
起魏公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
見其衣也時富公為樞密相惟魏公不關報
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
公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公曰歐公讀書知
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
耳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
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
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
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
於陛下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
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
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後公致政居洛
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
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廢至
薨乃已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之薨也公皆

不祭吊國史著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
絶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
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
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
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
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
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
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

立皇嗣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
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
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
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
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初王安石與吕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
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
至楊州數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
事公甚謹自熙寧後聞一通慶吊皆書吏以
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

召竟不果来見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人
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
教授潁昌與承君遊相樂也志完性懦因得
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
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
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
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涤絲之句為志完
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曰承君辭甚
苦因約相見承君敢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



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志完愧謝曰
上遇羣臣未假以辭色獨於浩若相喜者今
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
責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
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
立劉氏為皇后承君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
絶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相會潁昌
中途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后時
浩之言戇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曰臣即死
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

猶未興嶷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笑嘆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太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愛畏之歲大疾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得疾而卒聞見錄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知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王君貺嘗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問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程氏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王君貺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清獻公時爲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濂溪事狀）

明道先生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遺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

得不多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荅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進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仝歐陽永叔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扶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于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于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守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為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為重（龜山墓誌葬）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十三也（范公遺事）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

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
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竒之後康侯問
人才於定夫首以檜爲對云其人類文若京
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以下無敢異議惟
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
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
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来講論國
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
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
者故以老病辭後来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
侯已謝世矣語錄

教育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
代以来大小學廢興自公始神道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
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
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
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
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
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

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
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
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
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記聞

狄武襄公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隷其
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范嘗以左氏春秋
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
之勇不足爲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余襄公撰
叢談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
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彝
之力爲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
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
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
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
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
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
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
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

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李廌

呂榮公希哲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陳忠肅公瓘經由楊州見公請公危坐堂上時設六拜請問畢恭如新學小生見公夫人亦盡敬致拜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来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来就我學遂磨礱涵

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足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狠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識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為高弟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安定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歐公撰墓表）

皇祐至和間安定先生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當

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
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劉子呈于藝
祖之事臺史
安定先生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
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
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
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
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
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
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李廌記

泰山孫復時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
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
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
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
稱於士大夫歐公撰墓誌
蔡公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禮賢
勸學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
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教授學
者至數百人公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

率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固國之本也治己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修身之資也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陳公襄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公最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决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行狀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為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竇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

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来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明道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行狀 游酢書行狀後）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龜山語錄）

初明道先生嘗謂伊川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伊川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程氏遺書附錄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
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
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
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
重人不敢近也和靖云亦嘗聞先生言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
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窓戶皆使親為
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

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
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
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閑之持國之子
宗質彬叔云祁寬錄尹和靖語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
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繹能終
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
病程氏遺書
和靜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
堦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

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
人（祁寬錄尹和靖語）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上蔡語錄）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程氏遺書）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橫渠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

呂大臨撰行狀
藉溪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
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
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晦翁撰行狀

君子小人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
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
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耻之而陛
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
柰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
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禍吾安
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
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
瑞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
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
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
可然旦方為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
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間
為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
與籌之者他日晚幸秘閣唯杜鎬方直宿上

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决遂召旦飲酒於内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旦爲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龍川志

上既回鑾每歎寇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畫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公眷禮遂衰聞見錄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寇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協力處畫已定凡詔命盡使億爲之且將舉事會公因奏漏言有入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億臨死取當

時所為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章獻
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
太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
湔滌其寃贈中書令諡曰忠愍 錄
寇萊公為樞使利用為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
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
體利用由是啣之真宗将立劉氏公及王旦
向敏中皆諫議為出於側微不可劉氏宗人
横於蜀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
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
決丁知曹冦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
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
吾目中久不見冦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
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 記聞
韓魏公甞言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
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冦立朝
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
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
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
不可不謹 遺事

真宗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曏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鬩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李迪貶衛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爲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記聞

詔韓魏公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 家傳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

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遺事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六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弔哭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

計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
方遣一奠而已（閒見錄）
富韓公嘗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
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
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
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
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
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
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神道碑）
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
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
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
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
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神道碑）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
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
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

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温公日錄)

王荆公為參政因閱晏元獻小詞而笑曰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曰為政必放鄭聲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以為譏己自是與平父相失(筆錄)

伯淳先生嘗曰熈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直正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起居註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程氏外書)

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公首上䟽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
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
如羅崇勳者疎遠之則天下服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
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
不孝作詩誠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
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
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
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
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



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
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
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
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
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
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
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
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
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
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不為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聞見錄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摯既對面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納劉大諫房公文集云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篤學不識安石也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

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陛下
號令之而已有實
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
叶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
政惠卿事荊公如父子荊公罷相惠卿欲代
荊公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
沮荊公也自是凡可以害荊公者無所不用
其智荊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
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
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鬬其間復為

惠卿所中語連荊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
憤而卒荊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
節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
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果然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別
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為陛下思之如富弼
之忠厚文彥博之器度呂公弼之純粹陳升
之之敏劭邵必之嚴毅韓絳之公正王陶之
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珪之
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勁何郯之骨鯁

吕公著之朴茂趙抃之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沉静邵亢之醇亮是皆時之寶器宜在朝廷者也如甲之彊塞如乙之很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之蠹賊宜畀四裔者也當國浸不悦 行狀

哲宗親政吕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聞見録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决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壊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

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獘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獘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



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輿馭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

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聞見錄○以下講論反覆

王荊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荊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荊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呂氏家塾記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薿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薿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薿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薿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事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賛京

黨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竄石械台州紛紛
皆其所爲也 遺事

出處類

出處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
有迹 遺事

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韓魏公遂懇辭位上
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又持四方士人
見責不退書開陳以爲淸議不容如此豈敢
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
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鎭
有褒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大過使
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 遺事

富韓公在亳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
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
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擧常平趙濟
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
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
許之 碑

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

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
乃㢮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還㢮豈敢堅辭妨
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
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
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機奏公嘆曰
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進可也遂辭不往行狀
忠文范蜀公鎮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覲上遣
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須手詔龍茶命公賚賜

蜀公初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
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
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
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
親舊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
乃祖禹第行家傳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
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
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
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

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来便乞去更
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上蔡語錄
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
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
耶
王安禮為右丞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
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光以邪
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
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
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
以来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
肯矣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
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
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
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
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
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魏公語錄
司馬公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
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鎭若臣
罪與鎭等則乞依鎭例致仕若罪重於鎭或
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
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
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
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
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聞見錄
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温公出處爲有優劣先
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

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益自熙寜初
正人端士相繼屛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
不肯爲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
然上意始大喜呂氏雜志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
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
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
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
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
安於靜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

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學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二司副使於是特降旨俟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況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鐵鑕之在前而寵禄之居後或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

能正入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
爲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 呂氏家塾記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
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
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
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不
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 二詩皆見文集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
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

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
判乃止 胡氏傳家錄
伊川先生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
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
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
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尹氏
遺書附錄
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康節
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

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為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戶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

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

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呂大臨撰行狀）

尹和靖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荅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呂稽中撰墓誌）

尹和靖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云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詖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帷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途填委溝壑（雜儀集）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

南軒先生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

須是立得脚交是當

新修自警編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餞為此賛相不得隨侍杖
而寓是旅今年方能嵩足俻浼左右
此時台駕業會師海邑來必了
兄承示情誼多不揣鄙陋之姪謹詢
餞玉山之分袂後倏忽閱月乃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游靜座六四

雲游靜座六下[illegible]

花郎弟瀅度書

陳材

家類 [illegible]

喪禮 [illegible]

[illegible]

讀說

語說

[illegible]

[illegible]

# 新修自警編卷之七

## 義命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釁縁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言 無談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野錄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為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劉夔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夔曰士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

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貫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宜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少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覆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

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
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
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
善之路矣（行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
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
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
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
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
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

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
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
愧而死諸子遂止（聞見錄）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陛辭上曰朕屢欲
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
明祖父頓首謝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
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遺事）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

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来龜山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官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来固好第亦須看仕官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官未得曰如此則當復来供職仕官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来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来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晩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當僻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

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毁不遇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 語録

上蔡先生曰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語録

馬駿院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續記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還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

刃以掮其軀而小人者平生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来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来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楊時番人兵矢簇在面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語錄）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顔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爲詩讖之驗（以下處患難）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愼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歎不已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

得其驩心疲苦者畀之藥殯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志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

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来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

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内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遍往諸郡以虐聲遍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攺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来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

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経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郡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惇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懐寵冠六宮隆祐幽廢惇乃以公頃論禁中雇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抵二公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濵聞哲宗登遐徽宗即位置鄒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言行錄

陳忠肅公瓘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

人莫敢以居屋借債者甃館僧舍而郡守以
十日之法每遣廟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還
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到台數月朝廷
起遷人石㦤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詾
詾咸為将有處分于公也㦤至晃揚言怖公
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来約束不得令出入
取責隣人防守状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
抄録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
隔絶未幾復令兵官突来所居搜撿行李擲
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

取索尊堯副本而㦤為此以相迫脇耳公知
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㦤非所
料失措而應曰有尚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
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書
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
集耳追攞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
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
舜也助舜尊堯何為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
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
之罪将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

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擢此語
擢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械不待公
言畢厲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
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
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
公安之不以爲撓械亦終不能爲害（遺事）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
客以經史自娛縕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
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
時致籯金公曰贐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
窮而茍取吾何敢貽羞以適己爲悅哉悉歸
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掃軌動止有則
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
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来目病執書就明
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
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灾異數見彗出西
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
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大夫人覺公形癯悶

故公具言所以大夫入諭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鐫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倏

勝居㮒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
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
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晦菴先生
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
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
趙謫死于道

憂國

王文正公旦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
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
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
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呂文靖公夷簡薨于鄭計聞上震悼對執政語
公瓶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
如呂夷簡者 行狀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
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
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

曰今日朝廷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語錄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公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神道碑

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別錄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屬地且稱門

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
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
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秘書丞呂大忠爲副使
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忱亦使回虜
又遣蕭禧来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
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大忠亦然執政
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大忠乞終喪制
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
手詔問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来
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

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慶
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
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
於朝廷久絶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来於國
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
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熈
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
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濼
向聞遣使部兵編置揄柳以制虜騎三也義
勇民兵将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

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虗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領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獘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議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倨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

舉勢必漸擾諸邊卒聽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内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遵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

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
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為陛下始謀者大誤
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将
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
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将臣領大兵深入虜
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
河朔累歲灾傷民力大乏将官麁勇寡謀保
甲未経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粮道
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徳宿将猶以

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
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来興作乃修
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
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
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驕累世之好如将
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
以遷延歳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
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
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
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

曾魯公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界隣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聞見錄

石守道作慶暦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恠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左右以時省閱 蘇內翰撰神道碑

唐質肅公介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

疏請還臺諫官之譴者

呂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秪憚跧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

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冷齋夜話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愼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湊敗

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如何 傳家

司馬温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劉摯自青社罷職知黄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存集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

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既亡橐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為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

肺腑居中用事晦庵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
愓然以爲憂因疏牘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
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
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
之士海内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
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
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
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
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
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晩講留
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即降御批與宫觀
丞相執奏不行内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
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
講四端之旨

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
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
自致之理哉（朱子語錄下同）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
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
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

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本朝禦戎始終為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來與女真彼此之勢如何了

新修自警編卷之七

新修自警編卷之八

## 德望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掇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政要

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
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本朝禦戎始終為和字壞後来人見景德之和
無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
得住後来與女真彼此之勢如何了

新修自警編卷之七



# 新修自警編卷之八

## 德望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
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
門鎖鑰非準不可 摭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
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
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
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政要

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皆迎
祭哭其喪斬竹揷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
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
祀奉甚謹劉貢父王樂道各嘗爲文刻石以
記其事見宋史及名臣傳
寇萊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揷於神祠之
前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
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
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
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
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言行錄
王沂公在閤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内制楊性
詼諧好嘲誚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
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歎
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疏也言行錄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綵
驁久留不能遣呂許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
虜使相見置酒面議以折之上以爲然虜使
見公畏伏語館伴使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

益遂巫訛道前好如初 行狀

范文正公帥鄜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熟户藩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 燕談

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名臣傳

范仲淹鎮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在慶州請以种世衡守環州招屬羌千餘帳久之王師再敗於定川仲淹晝夜領兵赴援賊遂遁去初關輔人心動搖及仲淹兵出號令嚴明人心遂安上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其出兵甚喜 名臣傳

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

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来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漠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功還以告忠彥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子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来价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行狀

韓魏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在中國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喻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来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

韓魏公既辭相印王參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

遠矣行狀

朱子曰司馬溫公爲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爲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眞難得廣大沉深語錄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富韓公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使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旣以社稷爲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

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
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
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神道碑
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
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
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
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
總理庶務醻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
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

温豁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
聞詔聽之東坡集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
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學士兼
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晦叔以著於語錄日錄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
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
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十有餘年
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

司馬公起居及爲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神道碑）

司馬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聞見錄）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以救之之術（程氏遺書）

晦菴先生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摸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

丙正 朱子語録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郎曰司馬温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初呂正獻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嚴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嘆慈聖光獻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果酒殽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窺視其器皿款識皆有慶壽宮字然後知賜物乃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温公皆在洛聞公登樞富公寓書爲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忤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倖也司馬温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

勸之早就職（家傳）
傳公堯俞拜中書侍郞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
容心其薦引多得吉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
諭近臣曰傅侍郞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
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温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與欽之畏焉洛之
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
至勇而能温此爲難爾人以雍言爲言（並詩話）
（遠宣撰）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
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
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者老士
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
千人至塡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
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
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顔貌如生咸驚曰必異
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
去（言行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
嶺外歲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

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藍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蟣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聞見錄）

晦菴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荅以不知先生因言子由謫循州元城經行海州當時有言劉器之好命用事者擬竄某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強康宣和末年方沒只隔一年便有金虜之禍使其不死必召用是時天下事被人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少今日且是無人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爲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羣小雖睥睨不敢動着他（朱子語錄）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甥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

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畜人材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将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将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遺事

陳瓘遷謫以来杜門不治人事絶迹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顧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豊甫仲楚為越帥以公早為岐公所器重具舟檝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越人聞公赴會競来觀瞻比肩興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朱子語錄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裡

忘了邢襄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麤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麤耳因語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語錄〕

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行狀〕

恬退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欝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當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錄〕

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泫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

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待請甚堅

○李燾辨莊謂非是

錢宣靖公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方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

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中不遠矣僊
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毁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毁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不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名臣遺事

林逋字君復少孤刻志於學結廬小孤山喜吟詩梅詩香影一聯爲世所稱有高節真宗賜號和靖先生畜雙鶴逋或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即棹小舟而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列

邪師魯終身以為媿（別錄）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莞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家傳）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伊川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程氏遺書）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

易修敎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沉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司馬公作傳）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敘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讓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

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黙雖
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
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
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家塾記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
祖禹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
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
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
後章惇拜相公知陝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



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
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
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
恬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爲
不可家傳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
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
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
州府以吏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

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呂氏家塾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第七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

嘗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
如此（舍人書）
休致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
御詩廳（仁宗書寫詩刻於所居之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
少朱門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
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
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皷缶
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
十餘年晚節勇退優遊里中始終全德近世
少比（並見下休致）○以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韓公以司
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
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
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
冠帶不見（歷史云富鄭公治家嚴整子言女雖歲不得互相往來闔門肅如也）
平時謝客文潞公爲留守時節往來公素喜
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
間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

容還去也歐公荅曰脩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倦遊錄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御名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

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菓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隷于牓曰圻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劒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聞見錄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
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
謂養廉耻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
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
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歐公撰墓誌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
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
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

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
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聽視聰
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
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
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
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
焉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来
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
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来豈云中禮卒

不起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筆談）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



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新修自警編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修自警編卷之九

事君類

忠義

張忠定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陛見御史閤門累奏上寛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虗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萊藂談

冦萊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

新修自警編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新修自警編卷之九

## 事君類

### 忠義

張忠定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陛見御史閤門累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燕談

寇萊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

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
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
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樓以
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
也遺事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
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
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之未了
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
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
公曰士安等止俟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
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
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談叢
上在澶淵南城高烈武王瓊請幸河北曰陛下
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
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
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
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
進瓊以所執策撾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
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

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
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
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記聞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
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
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
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
亂未可知也故孜孜變輔知無不為雖禍之
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行狀
包孝肅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

右以為龜鑑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
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
未審聖意持久不决何也太子者天下之根
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
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
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
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
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韓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
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

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
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
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
魯以為不然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
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別錄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
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韓魏公數乘間伏奏
乞選立太子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毋
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
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
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澤
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則無不可矣
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宦
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啓曰陛下
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
有以過人非有他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
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
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搖矣仁宗欣納曰如

此則宜秉明堂大禮前亟立為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毋遽上顧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敢為天下賀又召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宗既為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閒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即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

功其門入親客或款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有狀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

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廷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啓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爲校勘及在諫院忝兩制逮此二十年每進對嘗蒙從容至此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韓公皇恐對曰不唯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豈臣下敢議

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余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
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余等喜
躍稱賀歐陽公奏事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
猶若疾者面壁卧不受藥餌韓魏公日率同
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
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
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公曰
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
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別錄

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帝遇
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說間兩宮遂成
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魏公琦慮宮中有
不測者一日因對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
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
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
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
管則眾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公
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間有傳帝
在禁中過失事眾頗惑之公曰豈有殿上不

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安傳語言者稍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公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窩尋兒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

忌昔温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脩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

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
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
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
熙寧中歐陽公退居潁上蘇子由往見之間
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蘇志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魏公公曰
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
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
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略不全補
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太原



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
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
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
可為別錄
韓魏公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
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
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
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
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
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

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餔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汪公撰祠堂記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魏公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早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大王潁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頷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別錄

韓魏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遺事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寒之疾僅能成禮而

罷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文潞公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門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者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鑰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

辛酉公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記聞

上命胡文恭公宿為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疏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早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為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

其神武英斷自開闢以来未之有也陛下必
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
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心安矣仁宗
感悟遂罷祈禱 行狀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
外危恐范蜀公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
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
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
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擇宗室賢
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
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
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
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
大臣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
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
下中變爾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
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
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
不從固辭不受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鬢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貳事以上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

王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

子方作一事後無間焉亦自以為郭君足矣
當時所爲蓋不出識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
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程氏遺書
初至和二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
而不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公時通判
并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
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
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
宿衛尹京兆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
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

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
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
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
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
欣然無難色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
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
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
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行狀

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司馬温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行狀

司馬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見聞錄

鄭俠介夫者福州人王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公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

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秕麥麩為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盡圖為書句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

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刻擅發馬遞鋪待罪時熙寧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錢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懽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公遂力求去已而公卒去位薦惠卿以代己命

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霾席逾寸俠又上書
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
前非不復為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
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手詔諭王
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為
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言大臣奏
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燕子田
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
勘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
是南方有田者他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
皆如芻靈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
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廷追毀出
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
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
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録使王安國持示
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
諂事荆公為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
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
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
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

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
得王堯臣所贐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
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稿兩帙
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人吳無
至詣檢院校匭判院丁諷輙為無至道京稱
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
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
觀前後奏章俠荅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
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
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

此安國曰是何為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為人
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己方
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
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為然忠信
者常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
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
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檢
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道者
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
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

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
右學士欲誰欺耶安國乃服獄成俠送英州
編管忠恬無至俱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
職安國放歸田里俠徒步赴貶所俠性清儉
布衣糲食終其身有薦舉不以實年者戒之
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暇日閒子
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
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顧人
之于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公
歎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君況於



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諼者弗
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
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
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覲政役繁興民物
嗷嗷但顰蹙而已 鄭俠言行錄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
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
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母械繫御
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
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

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門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曇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隷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飮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屛手側足戾目竊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若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涑水記聞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范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近似之 聞見錄

范忠宣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常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汙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言行錄

蘇公頌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蘇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元祐執政至蘇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

朱子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顔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虜人所厚不宜踈遠李綱虜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虜人所樂遂得命召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一箇朝廷模樣如僭

竊及嘗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
行旌恤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語錄下同）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
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
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爲
誰云苗太尉使我來殺相公公云汝何不殺
我云相公忠義某門不肯做此事後面更有
人來相公不可不防備公問姓名不告而去
初虜之入眞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韐在
鎭豈有此禍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寧相紿
以割地遣公往虜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
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令欲用公
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虜人謂
黏罕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
爲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
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人乃欲用我我當以
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爲
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
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
事兩君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

死也付灌持歸郡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危酒
以衣絛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謹然歎曰劉
相公忠臣也因與灌共葬公壽聖院西崗上
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逸歸郡公子子羽具棺
斂公故將王燮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死八
十日矣顔色如生觀者異焉
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爲睿聖皇帝
冊皇太子即位鄭公㲄庭立面折之不能奪
私竊謂逆賊凶熖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爲者
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



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還中丞二凶
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
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
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廷
之臣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
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
省施行亂臣雖以橫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
章下傅等衆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
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
俊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

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傅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吕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所親承議郎謝嚮更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爲上策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勵爲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

所爲即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廷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爲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爲有法行之於今爲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

之力爲多也
朱子曰岳飛恃才不自晦耶子儀晩節保身甚
闒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
作副樞便宜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
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
也 語類
岳飛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
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
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
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劄
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
却來干預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麽
人交王曰但見飛緣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
知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
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
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
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裔乞
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問壽皇爲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
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爲

帝王者當於太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
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臺官趙忠簡
遂力贊於外
紹興戊午和靖先生上奏曰本朝戎虜之禍亘
古未聞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
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
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遠來莫究
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
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虜
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

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
當失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
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
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
反兵之義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
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
相秦檜書曰虜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
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為口實要怨
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為此議乎比者竊聞主
上以父兄未返降志屈身於九重之中有年

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
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
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
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
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
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
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
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榮寵蔑聞補報比
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淺陋已驗于今

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
祠戊午薨年
虜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
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爲
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周公爲王莽惟相公
所爲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即趨虜帳受僞
號即虜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遜意時人皆
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馬公伸首
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
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

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杖抉叱曰逆
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而欲吾稱臣
邪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
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為垂
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閤下服事累朝為宋
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
事閤下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
神靈為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
心若曰與其虛邀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
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

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
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為非也虜人既北相公
於義即合變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
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
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閤下退就北面之
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
不幸為寇雖脅汙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
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為
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
王必能照察以閤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

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
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羣
心猜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
之際間不容髮閤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
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
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此以
往則閤下包藏既深忿意必異外假設飾事
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為亂九廟
在天雖萬無成理然臣亦願生不污與叛逆
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

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
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
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
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
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
疆天下之人方且扯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
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
異竊不可許邦昌不許何充進事狀
胡安定公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
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公蹙然

曰二帝蒙塵國步阢隉豈吾徒宴樂之日敢
辭其人赧赧而止 行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南軒入問方略上
皇亦召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
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
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決至勅
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已辭世即草土
拜疏言我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
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
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

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
也今雖悉為羣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
為監而深察之使我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
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
是乃所以為破虜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
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
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
成哉

信國公文天祥字宋瑞為人豐下兩目烱然善
談論博學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

廣才踈卒以之窮世衰其忠及宋亡元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元求南人有才甚急一日乃召天祥入元主問曰汝何願天祥曰吾受宋恩甚厚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止至則死矣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之皆為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自惠州舁其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

謝枋得字君直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宋亡至燕京元參政魏天祐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

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㕘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辯枋得曰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㕘政之時枋得百口不得自辨復何言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不食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其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趙昂發爲池州通判時元人徇池州池州守臣王起宗即棄官昂發遂攝州事欲大爲守備計及元人游騎至都統張林諷昂發迎降昂發憤氣塡胸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然權在林昂發知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我守臣不可去汝先出妻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汝所能耶雍請先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即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雙成遂盛服同縊從容就死及昂發死林即開門降伯顏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

衣棺合葬祭其墓而去

江萬里宋之故相也及元人徇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初萬里聞襄樊破乃鑿池芝山後圃扁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

南軒先生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未上卹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新修自警編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警編

#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

## 公正

竇偁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襃讚捷給偁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為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談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
沆没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
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
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才識而濟
之無心邪 東坡志林
先生因論憧憧往来曰這事便是難説今只是
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
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
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
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
人面分上説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
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来之
心與人説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末終因以不
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
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
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
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
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
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

害為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邪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㨾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

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来也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裡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今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關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

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遺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然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己否已往之事可以鑑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邪取文采邪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其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略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而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 朱子語錄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

安得不治 龜山語錄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旦家却覺靜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名臣遺事下同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王文正公公托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答白公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有所請

張忠定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請問之曰參政陳左丞恕亡也斯人難得惟公惟正為國家斂怨於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乖崖語錄

馬正惠公知節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晋公用事每廷議得

其不直輒面詆之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

眞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書劉子莫謾官家馬公退見王文正公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馬公方直惟公力保庇於上前王文正遺事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爲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衆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無奈何寇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爲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知政事王沔其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無罪非偏而何上顧問沔沔

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准
可用遂驟進劉貢父撰萊公傳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柬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柬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多預知即奏除柬之兩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内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為其門僧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

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叅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决事不少讓

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兩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面詰之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惧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王公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皆罷去李王二公雖以

踈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龍川志）

蔡文忠公齊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行狀）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嘗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別錄）

范文正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句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遺事）

龐莊敏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墓銘）

吳正肅公育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脩資善堂書而實教授內侍公奏罷之為參知政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為可憂上欲徙二人淮南公曰盜誠無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福也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决多詣公者公為辨曲直判狀尾堯佐畏恐奉行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



王堯臣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脩舉皆有條理 墓誌

包孝肅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

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記聞
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
以歐陽脩蔡襄及孫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
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效欲報人
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
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
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
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
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
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
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
守道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歎曰法
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
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
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
得此言乎南豐雜識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為
河東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
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滿得代無過可黜
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

曰已行之事何可改臣修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過當若從臺諫之言使彼衘寃受屈於理未安上然之（奏事錄）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為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東軒筆錄）

彭思永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貢堯佐朝暮待

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譁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明道先生行狀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徃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程氏遺書

元城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

者巴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言為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絶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絶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絶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絶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絶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馬永卿編語錄）

初韓公維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説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倶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行狀）

韓公持國使椽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椽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程氏遺書下同）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兼上之意已足邪上
冒天下議論顯拔至此曾此為兼上之意已
足

彭公汝礪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為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請去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造為危言以激怒太皇太后必欲寘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為不可諫官指公為朋黨太皇太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人

遁蹇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旣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爲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附執政意擿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襄邑縣有牧地每歲衞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而縣令不敢誰何范純仁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衞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衞士挍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衞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衞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爲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也

范忠宣公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

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 墓誌

蘇公頌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於覲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

范公祖禹除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蔡確既貶范內翰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偏見異論者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失中人情不安矣

晦菴先生與呂東萊書曰范公不為程門弟子范公語中論之已詳至於國忌齋筵掌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

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況他書所記亦云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遊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逈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

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朱子大全）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朱子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語錄）

陳忠肅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謹所主多所退避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

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私薦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説無緣而起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為喩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嘿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将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将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

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毋改子之說行之大遼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絶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源淵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士公問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吕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

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冤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聞見錄

趙公鼎與張公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行在浚出視師江上經營興舉鼎居中總政事相爲表理鼎自以遭特多故遇人主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侵紊三省樞密孟庾參政沉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輒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爲難也

神宗嘗使推擇人材明道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戩暨弟顥爲首伊川先生撰行狀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

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顧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

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

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
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遺書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
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
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
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
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
不絶小人之説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
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
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

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
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
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
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
程子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朱子大全
呂榮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
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荅
退謂范淳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揚畏爲首
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
公故及之家傳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事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身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與苗丞相書曰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陟幽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

時盡用韓富之徒而並黜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策是以國論日非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也朱子大全下肰

答鄭景望書曰李教授見訪云嘗小欵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

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被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為之也且舜流四凶族為皐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

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僩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為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朱子曰文定本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操若一操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纔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

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變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譬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爾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爾在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惇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劒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

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爲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語類下同）

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便以爲是是可歎也公門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忠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爲賢一人爲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爲不肖不肖者却以爲賢如此則雖若認得定何害又

有一撮入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一

清廉

范魯公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

有一撮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

#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一

## 清廉

范魯公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没之後家無餘貲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

至荆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清
廉聞

張忠定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閴如也李
昄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
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
詩寄傅霖逸人云前来失脚下漁磯苦戀明
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
肥豈今日之言也 語録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
喪家用已屈其妻貧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
稱其清 劉辛光撰 神道碑

包孝肅公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
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
持一硯歸 危史

太宗時王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
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
出守滁州閩人鄭褎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
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
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
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

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
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歸田錄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
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賂昆弟過期不
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
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
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
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閱其
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爾至有氷蘗聲言行錄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
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
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
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湘山野錄
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
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
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
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
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
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還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包苴之饋也訓談

蘇公頌知滄州陛辭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易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

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謝表

陳忠肅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遡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庫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貴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川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十國紀年序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粮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家傳

得體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瀆政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涑公筆錄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亟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談錄

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龍川別志

范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早夜兢慎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

矣筆錄

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儀對儀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詰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㒹還命袍帶儀遂趨出筆錄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談苑

國朝三入中書惟呂文穆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徼寵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材能老于巖穴不能沾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羅陰譴止乞

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湖山野錄）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曰呂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呂氏家塾記）

呂正惠公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

李文靖公沆在相位接賓客嘗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流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

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說旋）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數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

得體

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為得宰相大體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灾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元城語錄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既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國朝事實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王文正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賴

諸公規益 名臣遺事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㝡識大體

陳晉公恕總領計司多年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解復進慇懃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 沂公筆錄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煅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絕之 筆錄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冠

莱公勸帝勿從繼虜歸國以保盟好（聞見録）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乗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徳獨少此爾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嘆曰真宰相也

李文定公迪在翰林仍歳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内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歳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内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寛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内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徳澤何必曰借上悦（記聞）

河北自五代末即筭田鑄呂許公夷簡歎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宅路自是農器無征（李宗諤撰行狀）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公殊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内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臣子安得不知

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
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
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
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
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
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
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
晏殊王曰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視圖
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
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



曰廣營産以植資多該兵而規利以定罪羅
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龍川志）
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
而行仁宗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
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
宰相倉卒莫敢對宋公庠時參政獨進曰臣
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
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
言奏之後皆施用（神道碑）

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爲父國
號吾祖年用私號求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
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
虜使過延龐公籍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
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
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
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
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
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
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

塞
孫公甫爲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以大臣或
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彼
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
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誌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韓魏公曰祖
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
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

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熈洽海內擊壤皷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獮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 家傳

蘇子美輩為進奏院事發仁宗為譏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韓魏公明日對曰夜來閙遣官遶京城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上色悔久之 別錄

諸入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韓魏公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 別錄

韓魏公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

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
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臺史
初法下韓魏公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黜及不聽
曉官屬丞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
行狀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
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奏曰韓
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
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
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覲



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
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
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
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富韓公言契
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
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言舉
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
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
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

富韓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後
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
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
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
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保州兵亂以歐陽公為河北轉運使陛辭上面
諭無為久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
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
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
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
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
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
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
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
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
督粮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
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
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神道
碑

吳公奎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也及
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御史有言事非其
實者詔詰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
以言事朝廷用之赦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
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
莫有以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
立罷不問墓誌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
亦困敝不得休息耕牧廢中疋布至十餘千
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張公方平慨然上疏
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
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
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
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
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
之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
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十月始請降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
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胡文恭公宿言書稱
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

而新緒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
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
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公獨以為不然
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
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
果以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

胡文恭公謂廉恥之責當先士人功舊之甄宜
厚武士邊防偏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衆共
聞曾經行陣立功伐一旦下令悉令告老沮
立功之心解守邊之體非所以為國養恩也

時包拯建此議屢以詞氣折公公論不可奪
朝廷卒從公議 胡宗愈撰行狀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
鎮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
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
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
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
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司馬公言故事食不滿
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

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
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
之後遂以爲常
朱子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
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
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屛風攔斷也是省
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
公湯進之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
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
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了得

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
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
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剗
地委曲詳盡人皆洽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
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例其有不然者
便羣起非之矣溫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
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廷闕遺庶民疾
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
類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
喩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

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旼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亟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語錄）

蘇公軾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傅公堯俞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為和州也通判楊沐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行狀）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瓦屋盡有氷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即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以竹篭盛瓦數十枚奏呈氷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

皆以陳公為得體

朱子曰趙丞旨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見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類問知是一內官家乃言於上謂令暫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內臣乃居安如此遂編管之語錄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明道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伊川撰行狀下同

第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明道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神宗勵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明道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藳不以示

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門人朋友序述）

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節序還變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文集）

胡文定公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行狀）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二

善處事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趙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聞見錄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一

#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二

## 善處事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趙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絶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聞見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記聞）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旦還守東都既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趙德明言民飢求粮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

有人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遺事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為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上曰朕亦此思之王公旦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密府臣以未若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讒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諸帥遽還讒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諠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遽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
顧厚上煩陛下訶譴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
顔不怡願且還内来日取旨上許之翌日上
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
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
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
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
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
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
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遺事

太宗飛白書張詠及向敏中名付中書曰二人
者名臣爲朕記之向公出知永興軍會邪人
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密使麾兵被
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
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騎於
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
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尸亟命
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
将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

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
已成其爲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
令下唯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
貧至今也談叢
張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
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
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
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
上猶有繫巾痕也記聞
蜀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
縣譊譊至暮路無行人張忠定公召犀浦知
縣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
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
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戮于市即日帖然
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
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
勝語錄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䘏寇大
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

府事五月繼恩罷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
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絶
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
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
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
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
者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
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
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
其過將盡斬之吏皆叩頭求活公曰汝帥擁

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
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
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城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釋馬芻粟公命以錢
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謂
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
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
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
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
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

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擒討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碑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臺史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記聞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

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畫如何耳毋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默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

準謂瓊事當柰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眣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

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太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請和旣有約矣又準其衆詐欲塡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姑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譖準不顧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恱準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

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無戰而死虜害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萊公傳）

虜請和上以問寇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韓遺事）

眞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

虜境也何人可爲睽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禄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殿出勑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勑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馹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荅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爲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東軒筆錄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善處事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

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
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
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
之其議遂止政要○又言行錄曰章聖久不豫莊憲太后欲自臨朝令上居
東宮于資善堂決事令公自大名召還秉鈞席無幾惟演曰皇儲沖幼非中宮不可尚
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
召諸寢閤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
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王
沂公曾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

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沖年太后
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
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
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
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
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
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
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皆被爰
立之命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
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

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
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
傳命中書樞密院平决之公時判禮儀院獨
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
下之天下也奈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之
政是壅主上之聰明絶下情而不使通況宦
人傳政亂之始也乃釆用蔡邕獨斷所述東
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
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
坐抗語丁相曰政出幃房斯已國家之否運

然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羣下乎言行錄
呂申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
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
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申公
語公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
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
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
類也韓魏公別錄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
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

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
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
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
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
率類此（聞見錄）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
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
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
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
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
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
畫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
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
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從容對曰陛
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
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
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
苑百官奉靈轝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

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
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
說来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
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
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
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殯幸洪福寺祭
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
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
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聞見錄
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

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
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
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
廷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
之乃拜行狀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
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
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
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
卿等相見而遲遲其来何也公曰陛下不豫

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
慮人心驚動再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
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
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
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
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
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
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公之

有謀
韓忠獻公億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
請薦武臣以備任使纂兵法以授諸將及廣
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唃廝囉與元昊交兵
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加
唃廝囉節度使公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
仇釋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
之而反加恩賞恐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益
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名臣傳）
蜀之妖人有自號李氷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

徒百餘人程文簡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
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
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且
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問其故對
曰前亂蜀者非有知謀豪傑之才乃里閭
無賴小人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耳使者還
奏其語於是上益以公為能 墓誌

程公琳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
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諸甚
切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
以謂許其小必許其大不可遂止 歐陽撰 墓誌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
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
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
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
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
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
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
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
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

共進呈宋庠還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屬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唯范文正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明道中龐公籍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龐公籍奏燔閤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右欲以奇功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帥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溫公撰墓誌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辭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

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
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
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
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
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
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
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
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

善隣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
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
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
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
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
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
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
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
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讙譁四卒相顧曰
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

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慭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曰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臺史

韓魏公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
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
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
之 家傳
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韓魏公時為帥聞之
馳入倉尋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
乃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中米一褁曰琦亦
請此朝廷置此米一斗約八鏹內地不售一
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鏹適皆自汝扇搖
命盡戮十卒於前公凝然不動一軍股慄 遺事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
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韓魏公至鄭始聞
時諸使見公鈎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
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
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
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歎
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
棟乃不損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
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

大臣蒼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亟投杖
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
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来遂擁上以
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
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
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
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別録
下同

英宗即位初以憂疑得心疾太后垂簾聽政韓
魏公潛察帝已安而太后未有還政意乃先
建議于帝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
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
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甲午祈
雨于相國寺及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
驩呼相慶太后不久竟還政戊申太后出手
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
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閤日御前後殿視
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
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輒
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

政亦欲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公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抑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太后遽起公即厲聲命儀鸞司徹簾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初曹后難於還政韓魏公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奨母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陛下何惜此耶 別錄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在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公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寘取空頭勑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變如此

溪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挍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挍来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之韓魏公曰二子既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来蠻夷也遂議遣殺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

州然後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遂無事（傳家）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包摠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韓魏公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在太原不禁亦不駈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遺事）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輙折馬廄爲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寳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記聞下同）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

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仁宗感風眩之疾文彥博等以設醮祈福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變者參政王堯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

惡狒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廷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忘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後上神思浸清寧

仁宗不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富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

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
肅然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
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程氏遺書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
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
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
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
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
議使者不敢復請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
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
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
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
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
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
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
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東齋記事

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
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

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黙爲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成還得餘貲携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趙清獻公欲按視府



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柰何公曰舍大名則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悅也前此有召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得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

聞鼓院校進怨徘徊不敢校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元城語錄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

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墓誌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使憂之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蘇文忠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墓誌

蘇公頌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

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竢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閒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用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入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

陳忠肅公瓘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荊公而擠排元祐

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
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
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
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
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
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
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遺事
陳忠肅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
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
國是而動搖判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
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俟公所
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
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
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
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
前也遺事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蒲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
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

鍾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
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
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因逐一令
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
囚無墨訊之遂為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
筆談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
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鼎
與張浚進呈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
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問鼎繼奏曰馮

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
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
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
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不主己意鼎曰自古
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
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
唐其事可鑑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
拏閽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
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
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

容其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
固而不可破矣後歎服其言

北使爲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
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
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
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
伏使介還館吏相譙責乃因儐者懇祈詰朝
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
邊郡令檄廣中天錫歸果獲罪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
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胷
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胷中先亂何
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又問處事當如何無垢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
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又問當官臨事如何無垢先生曰切戒躁急躁
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
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
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

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擾擾
重爲民害其益多矣谷志言清修集
許元初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
蓋陷於本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姦一日元
至船場命拽新造之舟從火焚之火過取其
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
額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决法當言之府府
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
生白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尹川撰行狀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警編 卷六

事君類 下

講讀

諫諍 上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三

講讀

王沂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壽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及戴禮終帙公率同列獻詩以賀後孫公卽世馮亦外補公自魏移洛復覲復以講席爲言

天聖初王沂公嘗銓録古先聖賢事迹凡十事繪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襃美仍勅鏤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十軸以進焉 言行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許公夷簡以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學擢
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
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孫宣公奭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
書說命三篇公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
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因以
切厲輔臣賜公緋章服 記事
孫宣公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之國事反覆申繹
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
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盡無逸爲圖乞施

便坐爲勸鑑之助 記聞
孫宣公與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
凡朝廷典禮事並二公討論之沂公嘗言孫
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合彝法事類
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廣博不
專以典正爲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
二君之優劣分矣 沂公言行錄
胡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
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曾孫錄記下同
胡侍講嘗召對例須先詣閤門習儀侍講曰吾

平生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閤門
奏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上亦不之強
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
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司馬公通英讀通鑑賈山上䟽因言從諫之美
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
為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
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鎭欲
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
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輒發乃

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
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
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
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遍於
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
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
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
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
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
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

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
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天下皆
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
邪遂退日錄下同
温公通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
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
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臣所以存其事於書
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
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
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

意
呂正獻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
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
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復深陳之仁
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
諱公因進講言弒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
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
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
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
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

辨也侍讀劉原父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識之史冊以垂後世家傳

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煩神道碑

呂正獻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家傳下同

神宗初御經筵呂正獻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爲戒

自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

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呂正獻公奏願陛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俟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邇英進讀上留呂正獻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 碑

哲宗即位呂正獻公為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于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斂之略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家塾記

上以通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
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
翌日呂正獻公上奏曰臣伏念陛下睿哲之
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
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
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
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
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
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
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
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
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
寫詩篇不同也（家傳）
曾文昭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
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
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
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
經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
鑑願陛下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

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
蘇公軾為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
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
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善之嘗侍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
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
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成
衰亂之漸
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
死真宗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
忍捨之則無以礪衆乃使持去笞而遣之以
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
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
不殺羊羔韓公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
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
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
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
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外人皆云陛下
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且
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

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朱集跋

范忠宣公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蘇公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採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十條行狀

蘇公頌在金華每進講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爲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談訓

司馬康爲講官嘗上䟽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大器又勸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

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墓誌

王公巖叟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屛絶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語錄

通英進讀寶訓至節費王公巖叟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要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墓誌

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説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説書時范公爲著作佐郞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温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温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温公

問何故伊川曰順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
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
後除侍講
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
首范公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
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
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
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范公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
學八卷上之

范公勸上畏天愛民修身納諫稽法祖宗而專
引仁宗行事以為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
百事為仁宗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據經守
正獻納尤多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
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
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
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同樂
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
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

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荅顔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大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大王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大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亦不可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中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

范公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乃佞臣也 李廌師友談記

神宗素知明道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還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伊川撰行狀）

伊川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一日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文集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胡氏論語詳說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邵氏聞見錄

伊川先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

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語錄）

伊川先生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語錄）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龜山語錄）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程氏外書下同）

范堯夫經筵坐聽先生語人曰堯夫胷中無事

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讀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至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性理大全）

又滎陽呂希哲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家傳）

晦庵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為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三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四

諫諍上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聞見記下同

趙普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三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四

諫諍上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記聞下同

趙普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

奏揀裂拔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
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
獨李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
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
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聚遵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其罪乃檄
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
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
粟既而復檄之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

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
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
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
首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
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
水獨留庭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
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
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為樞密副使朕以
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
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

補益陛下以報厚恩今陛下擇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獻可替否死而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乃解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記閣

尚書左丞陳公恕字仲言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詰讓公斂板蹴踖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

李文靖公沆為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呂氏家塾記

真宗朝宮禁火災王旦馳入對曰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某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

狀當斬决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
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
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
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
納臧死者數百輩遺事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真宗以語王文正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
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
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行
太宗朝寇公準為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

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
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
皇之得魏鄭公也記聞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獄王文康公曙
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
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
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
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
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
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

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
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王欽若再秉大政曼以宫觀欽奉踈簡不若昔
時爲言明肅依違未能決王沂公一日於簾
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天禧中靈文降言先
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抃曰三萬日
八十三歲太后必亦記之後乃無驗然則今
日欽奉之禮自不須過當欽若赧然而退自
爾不復言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
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
爲瑋虗張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李迪
新自陜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虗實欲斬
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
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
前任陜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
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
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
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

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
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由
趣取之迪取於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
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
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
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記聞

真宗將立章獻后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
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
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
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
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
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記聞

魯宗道爲正言事有違誤聞風彈疏真宗稍厭
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
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豈非事納諫之虛
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切愧之願得罷去上
憮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
壁曰魯直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

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

明道二年荘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薛簡肅公奎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寤卒以后服葬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俟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行狀下同

太后嘗欲進荆王爲皇太叔呂許公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

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閲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師受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寤即令出宫

范文正公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及太后崩乃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祐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詔是罷其冊命神道碑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内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罷黜内侍云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

性亦好奇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見東軒筆錄

神文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公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令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雖責城守神文膺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諫議田公錫好直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略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少闕失方在思

憲錫之章奏已至矣（蒙求）每見公色必莊嘗
目之曰朕之汲黯也（書上傳）上幸龍圖閣閱書
指東北隅架二漆函上親署鑰者謂學士陳
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拾遺）范文正公銘公
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直人也言甚危命
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
不得而見之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
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
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
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
甚懼也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田錫奏曰皇王之
道微妙賾閫今師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
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
生民爲瘴嶺之鬼上嘉納焉趙普當國錫謂
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今羣臣書奏
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閤門
塡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咎正容厚
謝皆罷之（王壹清話）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
奭知河陽上䟽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
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
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来唯自於朱
能崇信只闗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
責頃之朱能果敗又云奭舉動方重論議有
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
羣臣皆歌頌盛德獨奭正言諫爭毅然有古
風矣記聞下同

真宗將西祀孫宣公奭上䟽切諫以為西祀有
十不可其辭有云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
中唐不恤民而黄巢因於飢歲今陛下好行
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黄巢乎上乃自
製辨疑論以觧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横後宮
為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適
美人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筭恩寵
傾京師郭后妬嫉與之忿爭起批常於上前
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
救之后誤查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

痕示大臣而誅之上因以示吕夷簡且告之
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云光武
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廢况傷乘輿乎
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
者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將
廢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䟽十二月
乙卯稱皇后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權中丞
孔道輔恠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詗之始知其
事奏請未降詔書明日與范仲淹帥諸臺諫
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為奏公等欲自宣祐門

入趍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
撾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
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
詣中書附奏孔公等悉詣中書論辨諠譁夷
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
光武勸上耳此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
后皆昏君所為夷簡拱立曰茲事諸君更自
登對力陳之孔公等退夷簡即為熟狀貶黜
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勅
除之孔公等還家勅尋至遣人押出城十一

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
忿且為呂閻所賛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
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尚二美人而立曹
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愴然傷之
作慶金枝詞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呂閻聞之
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
疾疾甚未絶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
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
器請推案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於佛
舍而已 記聞

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
口避禍無敢言者余襄公獨上書曰陛下親
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
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
筠州酒稅尹公洙歐陽公脩相繼抗疏論列
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
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蔡襄作四
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其詩播于都下 蔡台文集
行狀
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廷傳言頗有光

㤗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議罷

祁公為樞密副使薦孫公甫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缺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為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

墓誌

韓魏公為右司諫時災異數見公以災異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敎御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四人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為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家譜

韓魏公又曰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

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藳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行狀）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諫官時因納劉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髙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琦聞此言益自信也（別集）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別錄）

韓魏公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富韓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撤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悔之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富韓公上言朝

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遷仲淹以
来忠言 蘇内翰撰神道碑

神宗即位召富韓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於上
前言灾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
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
爲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其
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
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
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碑



久旱富韓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即日而雨
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
筆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不置之枕席銘
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灾不難
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陛下待羣
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碑

時温成后方有寵歐陽文忠公言前世女寵之
戒請加裁抑澧州進柹木成文有太平字公
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于
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

刻剔（歐陽公脩行狀）

歐陽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乗閤見御閣春帖字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仁宗方留情政事思聞得失親除諫官而歐余王蔡相次進用王公素嘗言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濾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来較今内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一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王雨王撰墓誌）

慶曆中京師旱王公素爲諫官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

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
不雨帝曰明日禱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
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
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宫公曰乞傳
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
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
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
召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
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宫上有雲氣如香烟
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却道遥輦御平輦

撤蓋還宫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
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廷雨立拜焚生龍腦香
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下事天當
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不雨
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慎也
王素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宫禁事何
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
子有世舊豈宅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
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
耳帝即命宫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

百千押出內東門詭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閒見後集

王素自筮仕所至稱爲能吏旣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眞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鶻名賢詩話

劉公敞直集賢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爲王事莫重於樂今才學瀟

朝辨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聞臣恐爲袁盎笑也舍人妥行狀

劉公敞判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歐公撰墓誌

是歲天子將親大祫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劉公敞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

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
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
可惜願加深思富弼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
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
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
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
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
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
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
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
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
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
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
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
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飛蝗涌水傷
害廣遠以禮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
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章凡四上天子
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
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杜衍

劉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安諫者或許以過直敞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敞因陳前說曰舜在側微堯越四嶽禪之以位天地饗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唯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慈壽聞之亦大喜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修媛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

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翌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爲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名臣傳）

至和後仁宗臨朝淵默唐質肅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

如孫沔呂溱傜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
宮禁干丐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
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
之不經者又言士節弗立願委大臣進敦厚
忠朴之士稍抑聚歛文法吏以消刻薄浮競
之風墓誌

治平元年召唐介為侍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
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
也公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惟仁
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四海蒙
福矣

熙寧初富公弼曾公公亮為相唐公介與趙公
抃王荊公安石為參政是時荊公方得君銳
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
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虗日呂誨范純
仁錢顗程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
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引去
公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死趙少師
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
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

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閔道苦也事錄

趙清獻公為叅政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副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神道碑

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忤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為之股栗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

治平元年孫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膚田王

廣淵奸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
如此類者甚衆凡臺諫官言入輒以進呈詑
寢之時人謂之詑了范純仁言臺吏亦為之
沮䋁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詑了也蓋執政方
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
為愧且憤故相約如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
六間也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
上元後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勑告
求罷去家居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啓令禁
中自定議尊濮王為皇是月二十閏天章閣

賞小桃因以勸太后太后有酒所卧閤中內
臣高居簡蘇利涉從上至太后榻前拜以書
一封進太后求一押字太后酒未解不知書
所言何事遂從之既而書出乃太后命中書
尊濮王為皇等事明日遂奉行太后始知京
師喧然下至閭巷亦以為不可太后力爭不
已二十二日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
仁等欲起供職呂公曰稱親猶為吾徒言不
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疏乞付中書求去而
誨等遂皆絀矣蓋自至和以後仁宗在位久

熟知人情僞與羣臣才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輙去之故任事者雖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即位多不豫任事益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爲樞副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遂黜公輔爲滁州團練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詞頭又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諫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絶市無臺官其弊至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公議有所屬言事者斥逐相望而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議執政議稱王爲考是也遂欲稱王爲伯陋矣蓋兩言者各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洶洶者蓋由言路不通故如此皆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

[illegible]

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范忠文公鎭上䟽爭之三上不報韓琦亦上䟽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䟽駮之諫

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

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

亞父問濮議朱子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

和之温公王珪議是范鎭吕誨范純仁吕大
防皆彈歐公但温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
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
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
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
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
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
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
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
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

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
矣又問古禮自何壊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壊
耳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
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
盤庚殷之兄王爭之不獲當時濮議之爭都
是不爭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
爲之子其義甚詳 語錄

范蜀公鎭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
吏兵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
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

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
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
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
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蘇內翰撰墓誌
英宗即位中書請追尊濮王下兩制議以爲宜
稱皇伯范蜀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
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
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

王則其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
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
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
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
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
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
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
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
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

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義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溫公作傳）

溫公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行狀）

溫公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奸邪貪猥不協物望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

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
堯所難况陛下新即位萬一用奸邪臺諫循
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日録
邊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
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溫公上疏極論
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
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
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
於諒祚又将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

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将突據邊城以救
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将
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
蓋自是始 行狀
溫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因曰先
帝初立左右惕念因居簡以謟自入故晩年
復張陛下登極中外頌美首以留此四人為
失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闈闥小臣何與山
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
凶不為不忠仁宗聚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

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上命留劉光請以付密院上從之癸巳崇政登對言臣與居簡勢難兩留乞罷中丞除外任上曰今日令出外矣光曰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為過則可矣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曰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嫡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

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求直言温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

而公不言何也行狀

王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来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将故武夫皆脇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怨必報專教苻堅以峻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理順而執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本集

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頤善於是頤軾交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彦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故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正獻公言易所言頗切直唯詆大臣為太甚不可復

處諫列爾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宗祚切公等
自與皇帝議之公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
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
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
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
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
厭言者也於是呂中書大防劉左丞摯王右
丞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
此呂公著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呂正獻公言君人者去偏
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
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
人唯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
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王正厥事蓋未
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從之
彗星見詔求直言呂正獻公疏曰陛下有欲治
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須
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
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
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

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神道碑)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呂正獻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家傳)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四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五

諫諍下

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曾公肇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輕重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楊文靖公撰行狀)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蘇公軾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

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神道碑）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呂正獻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家傳）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四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五

## 諫諍下

諫官王觀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曾公肇封還詞頭言觀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輕重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觀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觀直龍圖閣（楊文靖公撰行狀）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蘇公軾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

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擿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獘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蘇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潁濱遺老傳）

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廷

策進士邪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羣聽
轍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
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
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
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
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
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
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
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
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

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
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
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
决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鑑其失代
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反覆
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
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
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
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孼之乃以本官出知潁

州

韓公絳為三司使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例奏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宮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即語條例公未嘗詭隨（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聞見錄）

韓公維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韓公維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

旱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陛下憂旱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聽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疏曰近日畿内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灾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税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

斷行之過而養民猶逾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任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欝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入情大悅是日大雨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爲

功讀者竦然（行狀）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
傅獻簡公堯俞上書請天子聽政又再上疏
太后請還政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
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
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
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
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公復
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録其
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
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傅公堯俞墓誌）
哲宗即位傅堯俞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陛下
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
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
之若夫窺人之私摘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傅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
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
下

范忠宣公為諫官前後為上言休兵省事節用
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

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任大難速成人才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雖與荊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誤惑人主失天下望（曾子開撰墓誌）

王公存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貞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肆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

荊公初秉政劉忠肅公摯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語雜劾繪與公險詖欺誕中有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

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顧以臣章幷司農奏
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
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復上疏曰
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
者誰致之耶二三年間開闔動搖無一物得
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
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
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
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
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
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混淆
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
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蠹
民者謂之通變今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
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
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
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貶衡
州門人劉彷行實下同
哲宗嗣位劉公摯復任言責上疏曰陛下春秋

昂盛在所資養願選忠臣孝悌淳茂老成之
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宴坐時賜廷對
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元祐元年王公巖叟還左司諫一日并命執政
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録
黄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
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閤門復上
疏云臣為諫官既當言柔之給事又當駁非
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
綱凡八上章命竟寢誌墓

儲祥宫成將肆赦王巖叟進曰天禧中祥源成
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至有
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
公内剛外和志其大而略其細或以不義加
己不置念也欺君害民者雖前有鼎鑊必與
之較故立朝廷進說無所回隱不䘏己私其
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望風聽命之不暇公
直前犯之雖司馬温公亦為之言曰吾寒心
栗齒憂在不測而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
累十數章必行其言然後已

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
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
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
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
於正如晩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
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淸議在下而士知所尊
畏恥爲非義登其門者寵從其死者如歸致
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爲何等時也頃時王安
石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翌日辭
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
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
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
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
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
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
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
亂可以卜世也
劉安世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

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
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
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
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言行錄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嬡子謀曰朝
廷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不比
閑慢差遣須與他朝廷理會事有所觸犯禍
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以老母辭
必無不可嬡子曰不然諫官是天子爭臣我
見爾爺要做不能得爾是何人蒙他朝廷有
此除授爾果能補報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
甚處隨爾去但做安世遂備禮辭免尋便供
職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
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
殺入言春循梅新興死爲鄰高賓雷化說着
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於其中間又
遭先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
日行數十里脚底都穿破一日下程大抵兒
子悶絕于地後来究竟不起今只有老夫與
兒子兩人在耳 道護錄

蔡確雖敗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言語恐脅貴近為中外憂劉安世復言曰臣近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内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為辨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令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神考皇帝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嘉岐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内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工二王即還

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
遠嫌之理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
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
遺之臣同以親見筆立今上事蹟作為金縢
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實錄然後
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
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
終身不齒所貴姦臣屏息它日無患由是三
人亦皆得罪 劉安世言行錄

是夏權住進講范公祖禹上疏曰陛下今日學
與不學係天下它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
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
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
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
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
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
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

少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也
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范公在告聞之卽上
疏曰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
性傷於大早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
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之父母豈可不
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
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乎萬乘
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
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
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
有詔選后幷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范公上疏
言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
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參酌
其宜爲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鮮家人卦以
獻
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眞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
道書范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
蓋以備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
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

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太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校太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命

元祐七年邇英閣對范公奏臣伏覩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為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為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上然之

陳衍初管當御藥院范公為諫議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

所矣遺事下同

太皇太后登遐范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保佑陛下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此等既上誤先

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
初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
公之章遂附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
言皆可行也公又上䟽曰陛下嗣位幸賴太
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惠卿等所造
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
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
行仁宗故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
束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
可知矣太后爲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效
臣願陛下守之以静無所改爲恭已以臨之
虛心以處之
有旨召内臣十餘人范公上䟽言陛下初政未
嘗行一美政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内臣如此
衆多之口必謂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不
報
紹聖三年范公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
嘉納至於以訐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
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也亦不知所

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媼事悖下以謂上
蹕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蹕
後數日乃上太母蹕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
太母以保護上躬而已
陳忠肅公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
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
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
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陳忠肅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荊公日錄以修裕
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



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
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遺事
陳公襄判尚書祠部遏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
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
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
蓋秉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刑首為瀆亂
所有詔令未敢奉行行狀
晏公敦復凡有論奏上未嘗不嘉獎聽納嘗諭
公曰卿鯁峭敢言無所間避可謂無忝爾祖
矣公再拜謝曰臣世受國恩無以報朝廷萬

一若不吐露肺腑知無不言是負陛下也

李公綱狀貌雄偉常有憂國愛民經綸天下之志為起居舍人時屬京城大水公上疏抗論時政遂遭罷出流落七年始召為太常少卿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陳同父極愛此對（朱子語錄下同）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先生云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張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機鋒



定庵先生云族人陳良翰一日見余問曰近諸良貴廷叱向子䜉如何余曰義榮（良貴字也）平日勁直此一事尤為人所難也良翰曰直則直矣未為盡善夫人臣以禮諫君使子䜉以無益言感聖聽則義榮當引古證今力陳利害委曲為上言之無有不開悟者今於殿陛之

間厲聲一叱以快一時之憤似近乎訐豈所謂得事君之體耶雖然當今之世士氣委靡不振如義榮者啻不顧身敢與僥倖抗亦不易得但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不得不然良翰後生其操論如此它日立朝必有可觀者焉

明道先生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劉立之記

會同天節嬪宮專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訐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明道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

今天下之士夫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王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

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令便都無異者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秋晦菴先生應詔上
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
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
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竊之有百害
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
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
安之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之中原故地不
為吾有乎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
監司之本令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

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言行錄下同
晦菴先生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
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
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
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
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
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
敵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
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
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幸方張爵賞

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特王之
望使麾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覿龍大
淵招權故奏及之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
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顔温粹酬酢如
響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
聞聖語矣

七年夏晦菴先生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
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紀綱今民
間特苦重税正緑一税之入朝廷盡取以供
君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税之外巧作
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
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寛惟有選將核兵則可
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
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
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立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
親密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蠱
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亡恥之士夫以
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
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十五年晦菴先生入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奬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囘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擧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五年寧宗舊聞晦菴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

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惶恐拜命

南軒先生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鑑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艮齋先生魏掞之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倡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于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事君類

萬舉

使

雜說

詩藪編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六

薦舉

曹侍中彬将薨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皆堪爲将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而已果然（記聞）

王文正公旦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求耶且吾不受私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凖者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

王文正公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命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

意言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意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記聞

張忠定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象公錄言行錄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鄽市無賭博肆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祇候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契丹講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飭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

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
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
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
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
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
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
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
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籍卿宿德鎮之
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以
公監修國史位在上 劉莘老撰神道碑

謝以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
皆至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
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
也 倦遊雜錄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
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
再三問之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
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
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
大拜 陳公堯佐言行錄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於寵
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杜正獻公衍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
朞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
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遂得解去深遂
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
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
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杜公衍言行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
公而陰薦韓文憲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
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
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
託於人遂除參知政事韓公億言行錄
范文正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
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
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
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
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
官定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
公奏不可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

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記聞）

韓魏公琦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入或可詢問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閒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有排毁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己也（韓公[illegible]言行錄下同）

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

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富韓公弼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于世世以為知人（神道碑）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歐陽文忠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旣難得而又難知當博采而多蓄之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行狀）

歐陽脩為翰林薦呂公公著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對（家傳）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

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唐公介言行錄）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任用大臣薦入館

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為潁王持國為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久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

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按文集有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楊賜傳燮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没亦皆報罷臣少學於光晩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劉公安世言行録）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欽納焉（童蒙訓）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顧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范公純仁言行録下同）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為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内舉有所不避

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陳公襄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庶及其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陳公襄言行錄）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張公浚言行錄）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三十年胡籍溪先生亦以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為正字當秦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言無所避疏入即

求去矣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
收用必正色拒絶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
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
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
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
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厄史○以下用人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
善但入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
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
事也公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
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
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
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
此厄史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
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
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曹致堯等是也帝深
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
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龍川

別志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又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王沂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用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言行錄

杜丞相衍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遂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

宗召种放事是時吕許公夷簡當國為上言曰臣覩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還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呂公夷簡言行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才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如此因指其薦進遲速次第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碑）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种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記聞）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

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彦博猶多
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
彦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
所私但惡之者毁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
當愈畏愼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
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
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
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
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
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

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
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聞記
韓魏公平日奬進人材極慱至心許者不過一
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大濫
其實曾中不曾黑白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
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
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
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

虎於山林令公乃置之於通衢使為民害可
乎魏公嚴憚之（記聞）
至和二年富韓公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
宣制之日士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得知之
謂侍臣歐陽脩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
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
脩頓首稱賀（神通釋）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
敏曰臣下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
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

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臣
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
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
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
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
窺朝廷務姦幸之心上悟頗留脩等（劉公敞言行錄）
元城先生云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
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
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

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
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
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
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它日將
悔之介甫黙然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
及也言行錄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擢用宰
相臣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
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
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

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
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
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
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
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
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
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
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
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識之光曰富弼老
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

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相一無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多與知故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日記

司馬溫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

行修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行狀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邇疏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滎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家傳下同

呂正獻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

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餘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廌談記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覦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門人劉彷撰行實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又云太母曰此事裏面亦說與官家只為官家未若理會得卿更說

興官家公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旣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王公巖叟言行錄

上方勵精有爲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爲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

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脩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際親雖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

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棄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之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鉤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

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
所當察也（張公南軒言行錄）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
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
小方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論蜀
首薦汪應辰趙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
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
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之風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
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
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
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
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
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程氏外書）

使命

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
又懼鎭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
以殊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
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
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

許也利用出寇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
有勅旨汝往所許無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勿来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
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說聞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
王為戲公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
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
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
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墓誌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
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契丹自晉天福以来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
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来寇
真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驕將順國
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
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後殲之虜懼求
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自是通好
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
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
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

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
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
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
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
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
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
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
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
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
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幣

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
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
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
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
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
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
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
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令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



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令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

欺也我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資送不過十萬緍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毋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冊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

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

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来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温公日録云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許納矣

富韓公弼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悦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顔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爾神道碑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

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
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
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
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
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
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
虜人益歎服 行狀

蘇公頌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
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
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譬如亥時節氣當交則
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
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
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
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
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
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
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
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行狀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
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

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
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
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
生此議況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
稽也其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萬銀絹之外
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
量已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
荅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
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冑
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

欲脅公俾許而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
時與同行圍碁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
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
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
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
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爲定計今行人見
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
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
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
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

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禦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敎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毋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毋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

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毋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辯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某

氣宜何不再令報聘猶多端沮抑遂差盧益
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
當賜御筵楊璞請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
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
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
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受了本朝歲幣今
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
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
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
豈可因議事便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



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寘頑莫
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
後虜勢日彊肆爲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
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非
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
而退

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太碩人拜
且泣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
列行路人不能仰視公弗子也間關至太原
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

粘罕迫與副使官偽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
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
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
能忍事之耶令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
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
執劒夾承之公不爲動旁貴人嗟曰此真忠
臣也止劒士以目爲跽請粘罕怒少霽遂流
遞于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
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
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

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
衣犓布番課四隸採薪它山嘗久雪薪盡至
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爲詩文以諷
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
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
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
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大
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
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

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在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六

#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七

## 政事類

### 政事

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藉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内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曳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

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在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六

#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七

## 政事類

### 政事

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条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内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曳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

收之為相至太宗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在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為相筆錄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為善唯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張忠定公詠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談苑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頹廢張忠定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

張忠定公詠誨李畋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

後化之静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語録）

張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初張忠定公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州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黄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奬既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

不復有西顧之憂碑

冦萊公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植雙栢於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撿庶幾寡過耳

薛簡肅公奎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奸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歐公撰墓誌

莊獻崩上始親政呂文靖公夷簡手疏爲治之本以諷于上其目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絶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呂文靖公夷簡請詔州皆立學

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並行狀

范文正公仲淹爲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爲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陜西安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碑

种世衡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牓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

如期

吳正肅公育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歐陽撰墓誌）

田公錫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藉田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范文正公撰墓誌）

王公禹偁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内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傒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吊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内則省官以寛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虚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公上疏請節用省費薄賦緩刑（記聞下同）

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王公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難選舉四曰澄汰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

韓魏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家傳）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韓魏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行狀）

韓魏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祫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遺諸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為崇義公法春秋存

亡繼絶之義擇宰臣諸四方寛恤民力籍戶絶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敎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谷狀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熈寧中富文忠公辭罷相鎭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事須禀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事或有難決幕府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幕府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爲不可及公早使強𠫭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者㓨退處一郡乎 涑水燕談

歐陽公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

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其所長耳聞者稱善神道碑

歐陽文忠公常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簡寬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事迹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

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



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張芸叟集

文潞公謂子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本有墦為縣巡檢幸公庇之又曰本非獨奉干亦有以奉助本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

首姓張比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奸狀上于州决配之邑人皆悚畏 事記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而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蔡公襄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正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 歐公撰墓誌

劉公敞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之而民大和及至鄆月餘境內政清盜賊屏息先是西路久旱鄆尤多蝗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 行狀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趙清獻再守杭天下劇郡清獻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孝悌然不

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家塾記）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曾宣靖公公亮在樞府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多少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類此（行狀）

王荆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公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不足道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常以為高而不可及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

同濟此道一日侍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卨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臯夔稷卨傅說之賢亦爲小人所蔽困卷懷而去耳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惡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遂叅大政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 談叢

王荊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巵史

元祐初温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 談叢

呂正獻公公著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

明出廳决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爲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阜陋邦也公以愷悌爲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爲強配

曾公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弟文昭公撰行述

范純仁爲襄城令民素不蚕織鮮有植桑者公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其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號爲著作林

蘇文忠公軾字子瞻知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六井亦幾廢公至復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募人

耕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抗人名其堤
曰蘇公堤

蘇公頌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每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隣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

蘇公頌守子容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在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得營生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債者皆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王公巖叟寮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緡市儈稽違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償數

皆足讀怪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
矣蒙共史梁墓誌
馬永卿問立身仕官之道於元城先生問家屬
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
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
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
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
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陳公襄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
事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
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
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原剖決無留有請託
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
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
不可干老奸宿贓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
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
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宮學成使邑
之子弟造焉公為入學講說不斁士之自遠
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
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千之安皆行之人

受其賜 行狀

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陳公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尺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纖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之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昔錢尚書遹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竊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

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
尤是先務若能清謹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
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
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曾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
受得事也 辨志錄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
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

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
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
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前輩言涖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
追事多莫怕
明道先生為澤州晉城令邑幾萬室三年之間
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
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
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
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弟華者也 伊川撰行狀下

曹村埽決時明道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御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

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年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遺聞叢話）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鮮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流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司馬公就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

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
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
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
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謝上蔡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
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
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
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上蔡祠記

龜山先生曰政要得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夫
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
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
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
故覺見寬政闊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
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
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
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
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
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
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語錄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
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
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
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

或言劉静春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
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
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
敢作禮樂之意

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
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
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
成 語錄○以下信

陳文惠公堯佐治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
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
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
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
囚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歐公撰神道碑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
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

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程公
琳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
且亮祚幼弱君臣和三将無異志雖欲有為
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其待将
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
賜諸将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
逃者蕃酋来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
疑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
知環州以屬羌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
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
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出郊迎世衡與約明
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
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
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
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
羅拜皆感激心服（記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卧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唯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悅服傳

有犯小盜者明道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伊川行狀

尹和靖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以下通下情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神道碑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范蜀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 鎮靜

國初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聞見錄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眞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



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

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獨是
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
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
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
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
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億由是
益服旦之識度記聞

孔中丞道輔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
前後數出近人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
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
殺之自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
是知名墓誌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
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
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南蒲中及以
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
廬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
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
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韓
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家傳

公嘗爲門入語此事曰國家事鎭之則靜但一𢾗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劉集）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陜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鎭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冦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和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

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聽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墓誌

趙忠簡公鼎之在越也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

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伊川撰行狀

濟人

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斂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杜祁

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蒭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省費十六七歐公撰墓誌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技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

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
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甕水中
羣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
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齔中至今
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
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
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
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



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
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
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
者衆矣臣以為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
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
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
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
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開納焉家傳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
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

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而自畜乎曰然人固

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爲閩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己絶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袵席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溥而爲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

真宰相之言也（湘山野錄　以下憂民）○

歲大旱蝗詔范文正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爲昧草進呈已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並談）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別錄）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七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自警編 卷八

政事類

救荒

獄訟

賦役

兵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八

救弊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向欄地錢其地爲江水淪陷或官占爲船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材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蒙求

王文康公曙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殺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率春糴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
者旼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盜公奏復之
名臣傳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囓之不數歲輒壞而
復理陳堯佐嘆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
易以薪土言者以為非便而丁晉公主之以
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
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神道碑
陳文惠公堯佐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
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
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神道碑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貧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還
去故吏得為姦杜公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
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
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
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
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
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

得升堂使坐廳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歐公撰墓誌）

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入以利動王文忠公堯臣公執不可度支副使林瀧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瀧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墓誌）

孫公甫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僞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僞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歐公撰墓誌）

中書胥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

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
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
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
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于其間付狀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
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
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
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
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
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之唯舉大槩用徧辭

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
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
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
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
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
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
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
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
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
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

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唐賈公彦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葢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朞出息伍百公彦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朞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

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使民急求則係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

之利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

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晁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惶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内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傳

歐陽公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碑

王懿敏公素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廚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益加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公爲政在便人情蜀人録公所行爲王公異斷墓誌

因論王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可復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

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

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貸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亚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

已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龜山語錄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司馬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慴公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荅復曰公但見慶曆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俑爾今已降勅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粮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為

常一如公之言龍川志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過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

所費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日錄又云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灾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

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壊不更造也大壊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茍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戸外將出上令從戸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毎更一事

舉朝洶洶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閤門之外
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
其虛實也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
平民為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
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
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
聞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
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
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

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
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
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
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
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
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
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
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
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
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

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行狀

司馬溫公拜門下侍郎力辭不許數賜手書光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傑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

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



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病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病益甚歎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矣乃力疾

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决之又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

呂正獻公公著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益欲鞭笞四夷以疆中國皐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捄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

吏治至今領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西戎於是民讙呼鼓舞以為便（神道碑）

呂正獻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奏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罷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破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得以應書安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尚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辯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

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是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爲謬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爲大謬耳溫公亦以爲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懥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己見又詔立春秋科大學置春秋博士二貟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譏議祖宗自是對策者皆詆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家傳

溫公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

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虛使之多以
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
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
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
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
民則足矣温公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
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蘇公軾亦與
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
條陳不可温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剌陝西義
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

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耶温公笑而止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蘇轍以書言事
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
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
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
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
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
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
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
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
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
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
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
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
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
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
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致也
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

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
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
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
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
遂行於四方潁濱遺老傳
先是河北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為
便范忠宣公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
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
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豈不便乎公曰
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又

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儼然坐食于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衆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言行錄

蘇公頌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歳課稍斁官任有罰令良民罹奪剽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鄭侍郎撰行狀

蘇公頌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所覬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

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陳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行狀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閼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行狀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

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絶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鬱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



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遂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

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虚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疵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経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熈寧初比也元城語録

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陳公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頃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剏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溉豐穰歲饗矣祠堂記

龜山先生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継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

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
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
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
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
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
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
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
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
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

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
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
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
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
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
墓誌
龜山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
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
同樂豈不誤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
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

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瞞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語錄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以下救荒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畫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感真君厚

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參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槖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黄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張忠定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建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碑

王沂公曾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囷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言行録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

廩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争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嚴公撰神道碑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筆談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

用之
韓魏公以益利路入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
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
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援劍
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糶食為甚
明道中以災傷賞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
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
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
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
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家傳）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
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
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
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
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
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
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
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

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灾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反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邵伯温曰富公使屬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千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爲得而窺之哉（神道碑）

文潞公彦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

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記聞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趙清獻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 神道碑

吳遵路明道末天下蝗旱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買薦蓆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卒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須下諸郡熙寧中余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澠水燕談

曾公鞏為越州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曾文昭公撰行述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時久旱不雨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為汝主糶眾賈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飢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言行錄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

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公廩貸
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
閒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
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
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
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
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
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
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無

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
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冗塞
路倉府空虛無賑救策洪忠宣公皓時為司
錄事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
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
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
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者為主之立屋
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溷
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

有職民羸不可枝有侵牟闒囂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鑠津柵諭守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爲洪佛子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彛揭牓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米二升每日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閒子無夭閼者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八

#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九

## 獄訟

周祖自鄴起兵向闕京師亂范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恠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妖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

扈諫議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
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
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八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九

獄訟

周祖自鄴起兵向闕京師亂范公質隱於民間
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
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
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
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
言公憫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
鬼其貌肖茶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大用
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

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聞見錄)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
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
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
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
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
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安
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記聞)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

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
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
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
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
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
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
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
死富人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
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
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

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憂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



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

副使 記聞

向文簡公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爲人所

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呈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

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媼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按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也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張忠定公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即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嘉録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曹武穆公瑋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内郡安事此乎行狀

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税印

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行狀

韓忠憲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兒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資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筆錄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墓志

杜正獻公衍聽訟獄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
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折毫髮終
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而已
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
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郡之
民爭於界上一曰此吾公也汝奪之一曰今
我公也汝何有焉（歐公墓誌）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
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
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
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包孝肅公拯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
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
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
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
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
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杖之十七特寬囚
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
素約小人為奸固難防也（筆談）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

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歐陽公撰神道碑

韓魏公鎭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有以略也況其可以委人乎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决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飮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

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歐陽文忠公集)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恣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屍驗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為積善之報未艾云(涑水先生集)

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

其發其姦捕縶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
應賞典顧竄吏吾以閑其慘然曰殺人以求
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
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十日而足
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郭愧且嘆
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乃薛簡肅公奎之
婿

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
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因慄箠楚不
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
人来告曰吴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
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
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吴姓姦姦者
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
物蓋如此

趙清獻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
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
死一府皆服蘇內翰撰神道碑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

容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
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
比刼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
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熙豐故事名臣傳
嘉祐末王荆公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
同儕恃與之狎昵遂持去鶉主追及之踢其
脇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
錄問介甫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
不與而彼強攜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
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入為死罪

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
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
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
促之終不肯謝項語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
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
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
事宋君小斂口鼻血出漫汙幎帛公疑其死
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
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胾中公曰為在第幾

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鱟為坐客所弃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覬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摘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寃無以伸於地下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刼盜淵藪日兩司理院因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邪通判曰此輩凶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自以疾斃於獄是亦為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以情殺之豈理也邪遂盡呼出于庭下戒敎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敎令遂釋之相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也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

耳華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慶滑州白馬為邑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為賊不干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未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東坡集)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

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以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此也改資州轉運使擻徙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忠肅公亮知洪州有父子同訴失其冢婦公潛諷胥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容選幹吏網于水中翌日而獲沉屍即辰而辨謀殺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

有飛語聞于上祐徙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
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彦卿家
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彦卿無異意乎祐曰臣
與符彦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彦
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
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
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
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祐初赴貶時親賓
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
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
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
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
王氏云 聞見錄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
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
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邪王文
正公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
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名臣遺事

京師有指判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蔡齊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爲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

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録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喧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神道碑）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减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

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還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內官王昭明絶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文忠公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乘此欲并中公深治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錬就仍乞不録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錬何等語也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噫今之士大夫識見不及閹官者多矣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鑑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覩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

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歐陽奏事錄）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

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毋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南安獄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與可否濂溪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事狀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

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
閣入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
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来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吏
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
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
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
何宅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
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
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

空将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
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将漢法不道皆其事也
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
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羅此震驚遂至沉頓
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
詞曰無将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
於漢法天下快之 龍川志○以下根應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日嘗使高麗武人為副
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
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

繒帛藉船底然後實巳物至海內遇大風船
欲傾覆副使倉皇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
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檢點所
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
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
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
可也其報復如此（聞見錄）

財賦



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
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
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
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記聞）
陳晉公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
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
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
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
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
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

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東軒筆錄）

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减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减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减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寛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河朔地鹻民刮鹻煎盐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榷海盐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榷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盐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橋設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及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

復議榷法未定君旣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
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堤國信之勞比諸
道爲苦恐不宜復榷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
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譔數句
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
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
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於
府園騎山樓瘦木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
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榷法託以它事入議
朝廷許之賈公且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

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
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榷事魏人
以此深德賈公龍川志
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
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
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神道碑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
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
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
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

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闕見錄）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戸部尚
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
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擧此人爲戸部
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剋之心
呂公著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虗數以取
羨餘盖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
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
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
千五百緡𤇆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

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
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戸之輸錢者詔付司
農竟不行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傅獻簡公
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
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
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
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范太史祖禹論聚斂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
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害者

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蓋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況其非適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掊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密學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行狀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樁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

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産物代之恐汝歲歲被
科無已時也
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
運副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
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
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
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關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
大計不顧宅州進過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
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
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
因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
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
等官歲用五百萬緡後來乃用二十餘萬緡
則是歲添三倍以上既無所從出遂於支移
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州
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為五千增五千為
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困
此特一端爾宅皆類此上為之悵然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邵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九

# 新修自警編卷之二十

##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
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
害其益多矣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
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邵
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
投劾而歸以書問邵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新修自警編卷之十九

# 新修自警編卷之二十

##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
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
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
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
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
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
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
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

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黙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邵氏聞見錄）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富貴也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

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涑水記聞

大舉伐蜀以曹武惠王爲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蜂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爲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愼廉恪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

李宗諤撰行狀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補見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四面即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戀言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荅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

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
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
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
後主入治裝裨将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
苟有不虞咎将誰執彬曰非爾所知覯煜神
器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决哉煜果無
他彬遣五百人爲搬致輜重登舟後主既失
國殊無心問家計所賫特鮮矣 談苑
曹王彬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
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

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
使按籍檢視王一不問賑乏絶恤鰥寡仁人
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
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将皆来問
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
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
諸将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
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
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絶翰卒不三

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記聞書出）
曹武穆公瑋知渭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将出兵皆按圖議事（荊公撰行狀）
曹武穆公爲将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爲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擇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削絶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爲法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行狀）

曹武穆公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眞名將也公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云

宋元獻公庠聞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三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強本之勢（神道碑）

杜正獻公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来（歐公撰墓誌）

范文正公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

蔵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
敢犯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
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
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
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
失計乃引去諸將皆伏公為不可及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絶又陳
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
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

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
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
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
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
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
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
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
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
近事之鑑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
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粮指揮至彼有

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
失所矣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
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
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
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
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
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
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
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疆於延州諸寨中

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記聞
文公為相龐莊敏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
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竭因大加簡閱
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
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
尤甚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歸農又習弓弩
散之必為盜賊上亦疑之二公曰今公私困
竭上下皇皇正由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
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者二臣請以
死當之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 東軒筆錄

狄武襄公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嵎知其前必遏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筆談

初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等刼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孫公甫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何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閑語詆大臣尤切行狀

胡安定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推州

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務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呉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原□□

明記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韓魏公陜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效馳至延安則羌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



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為可以為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行狀下同

康靖元年夏竦都護西師韓魏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伐我

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之公所論不得用使
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
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
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
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獨
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人老
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為少分守數十
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
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
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

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覘賊之隙如不可
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
言為然

韓魏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
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諭諸將曰無約而
降者謀也宜益備邊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
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陝隘可守過此
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為餌以誘我皆無
得輒出待其歸且惰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
王仲寶狃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

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
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
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
秦州行狀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
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韓魏公奏增土兵
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
據衛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
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
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鬭識形勢每出輒

有功公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
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
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
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險則平夏兵
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靈興穴中兔爾章既
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
敵亦斂兵不敢近塞行狀下全
韓魏公徙鎮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
驕不可使公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
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轉賞

其家恤其孤兒使繼衣廪是威旣信則倣古
兵法作方貟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敎習之
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歲大
歉爲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剌取
其法視中山隱然爲雄鎭聲動虜中
韓魏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
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遺事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
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
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

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
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
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
至此後世旣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
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
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
與農民同日道也別錄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
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
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干

戎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守內為先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蠻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廣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擣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合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而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共饗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聞見錄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令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公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記聞

張文定公方平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為朝廷自景德以來既

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羌騾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張文定公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而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

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遠取幽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譲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墓誌

胡文恭公宿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虧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呂正獻公公著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

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為摭
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
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
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
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彼邊皆設教
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
郡以為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
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
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並家傳
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

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
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
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
足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覦望
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
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
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
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
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

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言行錄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順
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
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
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
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
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
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
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
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
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
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
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
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
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
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
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
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
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程氏

遺書下同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
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
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
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
饋邊卒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来今
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
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
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
之無善術故也兵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

者知此耳
宣仁山陵時伊川先生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
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
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剌
面以致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
将何自而補要知兵出於民可也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
逐率衆掠懐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
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擧城憂之賊又
掠邛蜀将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

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爲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馘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釋以下制勝）

張詠知益州有巡撿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令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

轄乃其将校告之曰覩此翁所為真斬我不
為異也遂復盡力大破之賊遂平記聞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悪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将
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
下某食則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
師料敵當如此東齋記事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戦小捷虜兵引去
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
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
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荅使人
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
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
軍将至近使人謂之曰蕃軍遠来必甚疲我
不欲乘人之急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戦虜方
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
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皷軍而進一戦大破
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
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来幾行百里矣若
乘鋭便戦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
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筆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爲經略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擧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旣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東軒筆錄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

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詗得其機事以歸衆
乃知世衡用爲間也

狄青平嶺南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
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
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
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
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
爲名將譬如弈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
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
乃青之過人處也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儂智高以青爲宣徽
南院使判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
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
人不足專任因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
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曏者王師所以
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
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
從之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
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
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

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謹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粮走保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留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某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可下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粮既又備十日粮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寀無所嚴憚每

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命己酉狄青悉集将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将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驕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将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黄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閙之以為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将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

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復為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冦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為國朝未有此比今有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



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為青訟功於中書五月己巳竟以青為樞密使（記聞）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

規令整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
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
皷青已奪崑崙矣筆談
朱子曰後世用兵只是胡厮殺那曾有節制如
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
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
於殺金平前面對陣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
齊擁前㘞殺虜人這有甚陣法且如用兵前
陣交接後陣却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
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砍開突

前去有甚陣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
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
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語類下同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馬有歃酌
焉不似後世便只是㘞殺將去劉錡順昌之
捷亦只是梭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
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
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
渡兼携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
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

閉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兠牟與甲置之日下晒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如何此數次其兠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互無

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捴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繞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虜衆正熱甲胄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新修自警編卷之二十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跋

東人有言自警編學問古文真寶文章蓋謂用功近而收效多也自頃諸老先生倡明正學學士大夫往往棄舊從新幾於家誦程朱之書然徐而察之其見於言行出處之間者雖或志節粗著而究其器業功績顧有所不逮于前輩豈亦近思實體之效自不得不異於彼者耶第惟此編門類不詳意義頗雜多未盡正者竊不自揆輒為手加增刪而疏瀹之以附晦翁名臣錄之餘義庶幾觀者心開眼明益進實功自早升

高無亦不止爲韓范後轍則所謂正學者要非外是而能之其將補益於世道國事者何可量哉區區悬賤屏伏圭竇謹拱而俟之歲閼逢困敦十二月癸丑潘陽朴世采謹書